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七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五十三

起柔兆閏茂盡屠維赤奮若六月凡三年有奇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上之上

諱淳改為純順宗長子通鑑書唐諸帝諡號自
玄宗已下皆以葬陵諡冊為正帝本諡曰聖神
章武孝皇帝大中三年平河湟始追崇諡號曰
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中睿之後唯順憲
宣有尊崇諡號
故因而書之

元和元年春正月丙寅朔上帥羣臣詣興慶宮上上皇

尊號

從百官之請也帥讀曰率上時掌翻

丁卯赦天下改元 辛未以

鄂岳觀察使韓臯為奉義節度使

德宗貞元十九年名安黃軍曰奉義

癸

酉以奉義留後伊宥為安州刺史兼安州留後宥慎之

子也壬午加成德節度使王士真同平章事 甲申上

皇崩於興慶宮

年四十六

劉闢既得旌節

去年以闢知西川節度見上卷

志益驕求兼領三川上不許闢遂發兵圍東川節度使

李康於梓州

東川節度使領梓劍綿普陵榮遂合渝瀘等州治梓州梓州漢鄭縣地劉禪置東廣

漢郡梁武陵王紀置新州隋為梓州舊志梓州至京師二千九十里宋白曰梓州取梓潼江為名欲以同

幕盧文若為東川節度使推官莆田林蘊力諫開舉兵

武德五年分南安置莆田縣時屬泉州風俗通曰林姓林放之後孫恂曰周平王次子林開之後魯有林放林

雍齊有林元關怒械繫於獄引出將斬之陰戒行刑者使不

殺但數礪刃於其頸

數所角翻

欲使屈服而赦之蘊叱之曰

豎子當斬即斬我頸豈汝砥石邪關顧左右曰真忠烈

之士也乃黜為唐昌尉

儀鳳元年分九隴導江郡置唐昌縣屬彭州九域志在州西二

十八上欲討關而重於用兵

謂以用兵為重事不敢輕試也

公卿議者

亦以為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闢狂慙書生

慙竹
巷翻

取

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

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翰林學士

李吉甫亦勸上討蜀上由是器之

器所以適用器
之者知其可用

戊子

命左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將步騎五千為前軍

考

具曰實錄云為左軍按有左必有右而
云李元奕為次軍則崇文必前軍也

神策京西行營

兵馬使李元奕將步騎二千為次軍與山南西道節度

使嚴礪同討闢時宿將名位素重者甚衆皆自謂當征

蜀之選及詔用崇文皆大驚

高崇文雖不足以望韓信而亦能動時人之驚者所

居之地然也

上與杜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

務為姑息不生除節帥

帥所類翻

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軍

情所與則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將賂歸而譽之

譽音余

即

降旄鉞未嘗有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舉綱紀宜

稍以法度裁制藩鎮則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為然

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

史言杜黃

裳開憲宗削平藩鎮之略其功不在裴度下

高崇文屯長武城練卒五千常

如寇至卯時受詔辰時即行器械糗糧

糗去久翻熬米麥為糗

一

無所闕甲午崇文出斜谷

斜昌遮翻谷音浴又如字

李元奕出賂谷

同趣梓州崇文軍至興元軍士有食於逆旅折人七筯

者崇文斬之以徇

折而設翻

劉闢臨梓州執李康二月嚴礪

拔劍州斬其刺史文德昭

嚴礪先拔劍州故高崇文因以鼓行入蜀礪之功為不可

揜矣宋白曰劍州漢廣漢之梓潼縣華陽國志云諸葛亮相蜀鑿石架空為飛閣以通蜀漢晉以其地入梓潼

郡梁為安州西魏伐蜀先下安州因克成都改安州為始州唐先天二年改為劍州舊志劍州至京師一千六

百六十
二里

奚王誨落可入朝丁酉以誨落可為饒樂郡

王遣歸

樂音洛

癸丑加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同平章事

戊午上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

為互有得失何為而可杜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

廟下撫百姓四夷風夜憂勤固不可自暇自逸然上下

有分

分扶問翻

紀綱有敘苟慎選天下賢材而委任之有功

則賞有罪則刑選用以公賞刑以信則誰不盡力何求

不獲哉明主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能無

為而治者也

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無治直吏翻

至於獄市煩細之事

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

史記

盧生曰始皇天性剛戾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主上至以衡石程書日夜有程不中程者不得休息

魏

明帝自案行尚書事

見七十二卷太和六年行下孟朝

隋文帝衛士傳

殮

事見一百九十三卷太宗貞觀四年

皆無補於當時取譏於後來其耳

目形神非不勤且勞也所務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

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

理治

也不亦難乎上深然其言

三月丙寅以神策行營京

西節度使范希朝為右金吾大將軍高崇文引兵自

閬州趣梓州

九域志閬州西南至梓州三百餘里趣七谿

劉闢將邢泚引兵

遁去崇文入屯梓州闢歸李康於崇文以求自雪崇文

以康敗軍失守斬之

考異曰劉崇遠金華子雜編曰高駢在淮海周寶在浙西為節度

使相與有隙駢忽遣使悔叙離絕願復和好請境會於金山寶謂其使者曰我非李康更要作家門功勲欺誑

朝廷邪注云元和中李康鎮東川傳有異志駢祖崇文鎮西川乃偽設鄰好康不防備來會於境為崇文所斬

補國史曰劉闢舉兵下東蜀連帥李康弃城奔走崇文下劍閣日長子日暉不當矢石欲戮之以勵衆師次綿

州斬李康疏康擅離征鎮不為拒敵注云當時議論云康任懷州刺史曰杖殺武陟尉即崇文判官宋君平之

父乘此為之復讎按金華子言固不知李康為劉闢所圍事而云崇文誘誅之補國史又不知被擒事而云弃

城走此皆得於傳聞
不可為據今從舊傳
丙子嚴礪奏克梓州丁丑制削奪

劉闢官爵
初韓全義入朝以其甥楊惠琳知夏綏留

後
夏朝直遙翻
夏戶雅翻

杜黃裳以全義出征無功驕蹇不遜直令

致仕

事見上卷
永貞元年

以右驍衛將軍李演為夏綏節度使惠

琳勒兵拒之表稱將士逼臣為節度使河東節度使嚴

綏表請討之詔河東天德軍合擊惠琳綏遣牙將阿跌

光進及弟光顏將兵赴之

阿烏葛翻
跌徒結翻

光進本出河曲步

落稽兄弟在河東軍皆以勇敢聞

考異曰舊李光進
傳曰肅宗自靈武觀

兵光進從郭子儀破賊收兩京上元初郭子儀為朔方節度用光進為都知兵馬使尋遷渭北節度使大歷四年葬母於京城南原將相致祭者凡四十四幄此乃李光弼弟光進事也而劉昫置之此傳下乃云元和四年范希朝救易定表光進為馬步都虞候其疎謬如此

惠琳傳首京師 東川節度使韋丹至漢中表言高崇

文客軍遠關無所資若與梓州綴其士心必能有功夏

四月丁酉以崇文為東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

考異曰實錄

於此云為東川節度使至十月除西川時則云東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蓋此時誤也

潘孟陽

所至專事遊宴從僕三百人多納賄賂

從才用翻

上聞之甲

辰以孟陽為大理卿罷其度支鹽鐵轉運副使

潘孟陽出使見

上卷上年

丙午策試制舉之士

歐陽修曰唐選舉之制天子自詔曰制舉所以待非

常之才焉

於是校書郎元稹

稹止忍翻

監察御史獨孤郁校書郎

下邳白居易前進士蕭俛沈傳師出焉郁及之子

獨孤及見

二百二十三卷

俛華之孫

蕭華見二百二卷肅宗上元二年

傳師既濟

之子也

沈既濟見二百二十六卷代宗大曆十四年

杜佑請解財賦之職

仍舉兵部侍郎度支使鹽鐵轉運副使李巽自代丁未

加佑司徒罷其鹽鐵轉運使以巽為度支鹽鐵轉運使

自劉晏之後居財賦之職者莫能繼之異掌使一年

掌使

言掌使職也
使疏吏翻

征課所入類晏之多明年過之又一年加

一百八十萬緡

然則李異勝劉晏乎曰不如也晏猶有遺利在民異則盡取之也

戊申

加隴右經略使秦州刺史劉濇保義軍節度使

鳳翔普潤縣先

置隴右軍今改名保義軍濇於容翻又於用翻

辛酉以元稹為左拾遺白居易

易為盤屋尉集賢校理蕭俛為右拾遺

集賢校理開元八年置俛音免

沈傳師為校書郎稹上疏論諫職

考異曰稹自敘及新傳先上教本書論

諫職在後
今從舊傳

以為昔太宗以王珪魏徵為諫官宴遊寢食

未嘗不在左右又命三品以上入議大政必遣諫官一

人隨之以參得失

見一百九十二卷
太宗貞觀元年

故天下大理

大理猶言

也大治今之諫官大不得豫召見次不得參時政排行就

列朝謁而已

行戶剛翻

近年以來正牙不奏事

德宗貞元十八年罷正牙

奏事事見上卷

廢官罷巡對

巡對猶今云轉對貞元十七年令常參官每日引見二人訪以政事

謂之巡對至元和元年武元衡奏曰正衙已有待制官兩員貞元七年又有次對難議兩置詔今後每坐日兩人待制正衙退後於延英候對中書門下御史臺官依故事並不待制則是自正衙待制以外凡德宗所置次對皆罷矣宋白曰貞元七年令常參官日二人引見謂之巡對二十一年御史中丞李鄠奏準貞元七年勅常

參官並令依次對者伏以朝夕承命已有待制官
兩員足備顧問今更置次對恐煩聖聽勅宜停 諫官

能舉職者獨誥命有不便則上封事耳君臣之際諷諭

於未形籌畫於至密尚不能回至尊之盛意況於既行

之誥令已命之除授而欲以咫尺之書收絲綸之詔誠

亦難矣
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綍
綸王言如綍其出如綍 願陛下時於延英召對

使盡所懷豈可實於其位而屏棄疎賤之哉
屏必鄙翻
又卑正翻

頃之復上疏
復扶
又翻 以為理亂之始必有萌象開直言廣

視聽理之萌也甘諛諛蔽近習亂之象也自古人君即

位之初必有敢言之士人君苟受而賞之則君子樂行

其道小人亦貪得其利不為回邪矣

元稹此二語蓋自道出心事也樂音

洛如是則上下之志通幽遠之情達欲無理得乎

理治也與

亂對言

苟拒而罪之則君子卷懷括囊以保其身

孔子曰邦無道

則可卷而懷之易坤之六四曰括囊無咎無譽文言曰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蓋言謹也括結也

方言云

小人阿意迎合以竊其位矣如是則十步之事

皆可欺也欲無亂得乎昔太宗初即政孫伏伽以小事

諫太宗喜厚賞之

見一百九十五卷貞觀十二年

故當是時言事者惟

患不深切未嘗以觸忌諱為憂也太宗豈好逆意而惡

從欲哉

好呼到翻
惡烏路翻

誠以順適之快小而危亡之禍大故

也陛下踐阼今以周歲

以當作已

未聞有受伏伽之賞者臣

等備位諫列曠日彌年不得召見每就列位屏氣鞠躬

不敢仰視又安暇議得失獻可否哉供奉官尚爾況疎

遠之臣乎

兩省官自遺補以上皆
供奉官也屏卑邸翻

此蓋羣下因循之罪

也因條奏請次對百官復正牙奏事禁非時貢獻等十

事積又以貞元中王伾王叔文以伎術得幸東宮永貞

之際幾亂天下

伎渠綺翻
幾居希翻

上書勸上早擇修正之士使

輔導諸子以為太宗自為藩王與文學清修之士十八

人居

事見一百八十九
卷高祖武德四年

後代太子諸王雖有僚屬日益

疎賤至於師傅之官非眊聵廢疾不任事者

眊莫報翻
目昏也聵

五怪翻耳聾
也任音壬

則休戎罷師不知書者為之

帥所
類翻

其友諭

贊議之徒尤為冗散之甚

按唐制王府有諮議參軍有
友有文學元稹所謂友諭贊

議者蓋謂友以諭教諮議則讚議也冗散之
官今謂之閑慢差違冗而隴翻散蘇早翻

措紳皆耻

由之就使時得僻老儒生越月踰時僅獲一見又何暇

傳之德義納之法度哉夫以匹士愛其子猶知求明哲

之師而教之況萬乘之嗣繫四海之命乎

乘繩證翻

上頗嘉

納其言時召見之

壬戌邵王約薨

約上弟也

五月丙子

以橫海留後程執恭為節度使 庚辰尚書左丞同平

章事鄭餘慶罷為太子賓客

辛卯尊太上皇后為皇

太后 劉闢城鹿頭關連八柵屯兵萬餘人以拒高崇

文六月丁酉崇文擊敗之

敗補邁翻

闢置柵於關東萬勝堆

戊戌崇文遣驍將范陽高霞寓攻奪之下瞰關城

瞰古濫翻

凡八戰皆捷 加盧龍節度使劉濟兼侍中己亥加平

盧節度使李師古兼侍中 庚子高崇文破劉闢於德

陽

武德三年分雒縣置德陽縣屬漢州九域志在州東北八十五里

癸卯又破之於漢

州嚴礪遣其將嚴秦破闢衆萬餘人於綿州石碑谷

九域

志漢州綿竹縣有石碑鎮意州字蓋竹字之誤也

初李師古有異母弟曰師

道常疎斥在外不免貧窶

窶其矩翻

師古私謂所親曰吾非

不友於師道也吾年十五擁節旄自恨不知稼穡之艱

難況師道復減吾數歲

復扶又翻

吾欲使之知衣食之所自

來且以州縣之務付之計諸公必察也及師古疾篤師

道時知密州事好畫及感策

好呼到翻畫戶卦翻感壁吉翻策力質翻胡人吹葭

管謂之感策樂府雜錄感策葭管也卷蘆為頭截竹為管出於胡地制法角音九孔漏聲五音唐編入鹵簿各為茄管用之與樂以為管六竅之制則為鳳管旋宮轉器以應律者也杜佑曰感策一名悲策出於胡中其聲悲東夷有卷桃皮為之者亦出南師古謂判官高沐李

公度曰迨吾之未亂也

迨及也疾病則亂

欲有問於子我死子

欲奉誰為帥乎二人相顧未對師古曰豈非師道乎人

情誰肯薄骨肉而厚他人顧置帥不善則非徒敗軍政

也

師所類翻下同敗蒲邁翻

且覆吾族師道為公侯子孫不務訓兵

理人專習小人賤事以為已能果堪為帥乎幸諸公審

圖之閏月壬戌朔師古薨沐公度祕不發喪潛逆師道

于密州奉以為節度副使秋七月癸丑高崇文破劉

闢之衆萬人於玄武

劉昫曰玄武漢氏道地晉改曰玄武五代史志玄武舊曰伍城後周

置玄武郡隋開皇初廢郡改縣曰玄武唐屬梓州九域志在州西九十里

甲午詔凡西川繼

援之兵悉取崇文處分

虔昌呂翻分扶問翻

壬寅葬至德大聖大

安孝皇帝于豐陵

豐陵在京兆富平縣東三十里甕金山

廟號順宗

八

月壬戌以妃郭氏為貴妃 丁卯立皇子寧為鄧王寬

為澧王宥為遂王察為深王寰為洋王察為絳王審為

建王

此皆以當時州名為封國之名

李師道總軍務久之朝命未至

師道謀於將佐或請出兵掠四境高沐固止之請輸兩

稅申官吏行鹽法

以表謹事朝廷不襲朝廷所為也

遣使相繼奉表詣

京師杜黃裳請乘其未定而分之上以劉闢未平已已

以師道為平盧留後知鄆州事 堂後主書滑渙久在

中書

堂後主書即今之堂後官滑戶八翻姓也

與知樞密劉光琦相結宰相

議事有與光琦異者令渙達意常得所欲杜佑鄭綱等皆低意善視之鄭餘慶與諸相議事渙從旁指陳是非餘慶怒叱之未幾罷相四方賂遺無虛日

幾居豈翻遺唯季翻

中

書舍人李吉甫言其專恣請去之

去羗呂翻

上命宰相闔中

中書四門搜掩

去羗呂翻闔轄臘翻

盡得其姦狀九月辛丑敗渙

雷州司戶

宋白曰雷州漢合浦郡之徐聞縣地梁分置合州大同末以合肥為合州以此為南合州

唐改

尋賜死籍沒家財凡數千萬壬寅高崇文又敗

劉闢之衆於鹿頭關

敗補遺翻

嚴秦敗劉闢之衆於神泉

神泉

漢洛城地晉置西園縣隋改為神泉縣以縣西有泉能愈疾也唐屬綿州九域志在州西北八十五里

東將阿跌光顏將兵會高崇文於行營愆期一日

愆過也愆

期過期也懼誅欲深入自贖軍于鹿頭之西斷其糧道

斷音短

城中憂懼於是闢綿江柵將李文悅

綿水在綿州雒縣東三十里源出綿

竹縣紫巖山

鹿頭守將仇良輔皆以城降於崇文獲闢壻蘇

彊士卒降者萬計崇文遂長驅直指成都所向崩潰軍

不留行辛亥克成都劉闢盧文若帥數十騎西奔吐蕃

帥讀曰率

崇文使高霞寓等追之及於羊灌田

彭州有羊灌田守捉

闢

赴江不死擒之文若先殺妻子乃繫石自沈

沈持林翻

崇文

入成都屯於通衢休息士卒市肆不驚珍貨山積秋豪

不犯檻劉闢送京師斬闢大將邢洺館驛巡官沈衍

考

異曰林恩補國史曰衍與段文昌間逼令判案禮同上
介亦接諸公候謁崇文目段公曰公必為將相未敢奉
薦揖起沈衍令泉首標於驛門二餘無所問軍府事無
人誅賞之異未曉其意何如也

巨細命一遵韋南康故事

韋臯封南康郡王

從容指撫一境皆

平

從千容翻
撫許為翻

初韋臯以西山運糧使崔從知邛州事劉

闢反從以書諫闢闢發兵攻之從嬰城固守闢敗乃得

免從融之曾孫也

崔融事武后以文華著

韋臯參佐房式韋乾度

獨孤密符載郝士美段文昌等素服麻屨銜土請罪崇

文皆釋而禮之草表薦式等厚贐而遣之

以貨財送目行曰贐

目

段文昌曰君必為將相未敢奉薦載廬山人

廬山在江州尋陽未

嘗置縣恐誤

式琯之從子

房琯相肅宗

文昌志玄之玄孫也

段志玄唐

初開國功臣

闢有二妾皆殊色監軍請獻之崇文曰天子命

我討平凶豎當以撫百姓為先遽獻婦人以求媚豈天

子之意邪崇文義不為此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

史言高崇

有可稱者

杜黃裳建議征蜀及指受高崇文方略

受當

作授皆懸合事宜崇文素憚劉潼

時京西諸鎮諸將劉潼持軍號為嚴整故崇文

憚之黃裳使謂之曰若無功當以劉潼相代故能得其死

力及蜀平宰相入賀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 辛巳詔

徵少室山人李渤為左拾遺

少室山在河南登封縣少詩沼翻

渤辭疾

不至然朝政有得失渤輒附奏陳論

朝直遙翻

冬十月甲

子易定節度使張茂昭入朝 制割資簡陵榮昌瀘六

州隸東川

資州漢資中縣地隋置資陽郡唐為資州乾元二年分資瀘晉合四州之境置昌州

房

式等未至京師皆除省寺官

史言憲宗急於收拾人才以安反側

丙寅以

高崇文為西川節度使戊辰以嚴礪為東川節度使庚

午以將作監柳晟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晟至漢中府兵

討劉闢還未至城

府兵漢中之兵也唐以漢中為興元府故謂之府兵非唐初所謂府兵也

詔復遣戍梓州軍士怨怒脅監軍謀作亂晟聞之疾驅

入城慰勞之

復扶又翻下可復同勞力到翻

既而問曰汝曹何以得成

功對曰誅反者劉闢耳晟曰闢以不受詔命故汝曹得

以立功豈可復使他人誅汝以為功邪衆皆拜謝請詣

戍所如詔書軍府由是獲安 壬申以平盧留後李師

道為節度使 戊子劉闢至長安并族黨誅之 武寧

節度使張愔有疾上表請代十一月戊申愔為工部

尚書以東都留守王紹代之

王紹本名純
避上名改焉

復以濠泗二

州隸武寧軍

分濠泗二州見一百三十
五卷德宗貞元十六年

徐人喜得二州

故不為亂 丙辰以內常侍吐突承璀為左神策中尉

罪七承璀事上於東宮以幹敏得幸

為承璀喪師其甚
幾於亂國張本

是歲回鶻入貢始以摩尼偕來於中國置寺處之

回鶻

之摩尼猶中國之僧也其教與天竺又異按唐會要四十九卷回鶻可汗王令明教僧進法入唐大歷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勅賜回鶻摩尼為之置寺賜額為大雲光明六年正月勅賜荆洪越等州各置大雲光明寺一所唐史補卷蕃人常與摩尼僧議政京城為之立寺其法日晚乃食飲水茹葷而不食乳酪其大摩尼數年一度來往本國小者年轉唐史回鶻列傳元和初再朝獻其始以摩尼至日晏乃食可汗常與共國也處昌呂翻

法日晏乃食食葷而不食湏酪

葷許云翻辛臭菜也湏多貢翻乳汁也

回

鶻信奉之可汗或與議國事

二年春正月辛卯上祀圜丘赦天下上以杜佑高年

重德禮重之常呼司徒而不名佑以老疾請致仕詔令

佑每月入朝不過再三因至中書議大政它日聽歸樊

川

杜佑治亭觀于樊川與賓客置酒為樂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杜黃裳

有經濟大略而不修小節故不得久在相位乙巳以黃

裳同平章事充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己酉以戶部侍

郎武元衡為門下侍郎翰林學士李吉甫為中書侍郎

並同平章事吉甫聞之感泣謂中書舍人裴垍曰吉甫

流落江淮踰十五年

德宗貞元七年實參貶陸贄相疑吉甫黨於參貶明州長史至是為

相凡十六年

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

均其冀翻

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為我言之

為于偽翻 均

取筆疏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略盡當時翕然稱吉

甫為得人 二月癸酉邕州奏破黃賊獲其酋長黃承

慶

黃賊西原洞蠻也首
慈由翻長知兩翻

夏四月甲子以右金吾大將

軍范希朝為朔方靈鹽節度使以右神策鹽州定遠兵

隸焉

定遠軍本屬靈州靈鹽接境相距三百里定遠軍
在黃河北岸蓋分戍鹽州也又按宋白續通典左

神策京西北八鎮普潤鎮崇信城定平鎮靈臺鎮歸化
城定遠城永安城邠陽縣也右神策五鎮奉天鎮麟游
鎮良原鎮慶州鎮懷遠城也今曰右神策豈懷
遠兵歟鹽州前此得專奏事朝廷今復屬朔方以革舊

弊任邊將也

范希朝自宿衛出師故言以革任邊將之弊

秋八月劉濟王

士真張茂昭爭私隙迭相表請加罪戊寅以給事中房

式為幽州成德義武宣慰使和解之

宋白曰乾元元年戶部尚書李峘除

都統淮南江東江西節度觀察宣慰處置使宣慰之名始此

九月乙酉密王綢薨

綱上弟也

夏蜀既平

夏楊惠琳蜀劉闢

藩鎮惕息

言惕惕危懼多苟延氣息也

求入朝鎮海節度使李錡亦不自安求入朝上許之遣

中使至京口慰撫且勞其將士

勞力到翻

錡雖署判官王澹

為留後實無行意屢遷行期澹與勅使數勸諭之

數所角翻

錡不悅上表稱疾請至歲暮入朝上以問宰相武元衡

曰陛下初即政錡求朝得朝求止得止可否在錡將何

以令四海上以為然下詔徵之錡詐窮遂謀反王澹既

掌留務

掌留務者掌留後事務

於軍府頗有制置錡益不平密諭

親兵使殺之會頒冬服

唐養兵之制有春衣冬衣

錡嚴兵坐幄中澹

與勅使入謁有軍士數百譟於庭曰王澹何人擅主軍

務曳下嚮食之大將趙琦出慰止又嚮食之注刃於勅

使之頸詔署將殺之

詔許候翻又苦候翻

錡陽驚救之冬十月已

未詔徵錡為左僕射以御史大夫李元素為鎮海節度

使庾申錡表言軍變殺留後大將先是錡選腹心五人

為所部五州鎮將

先志為朝

姚志安處蘇州李深處常州趙

惟忠處湖州丘自昌處杭州高肅處睦州

處昌呂翻下處置同

各

有兵數千伺察刺史動靜

同相吏翻

至是錡各使殺其刺史

遣牙將庾伯良將兵三千治石頭

治直之翻修治也

常州刺史

顏防用客李雲計矯制稱招討副使斬李深傳檄蘇杭

湖睦請同進討湖州刺史辛祕潛募鄉閭子弟數百夜

襲趙惟忠營斬之蘇州刺史李素為姚志安所敗

敗補

生致於錡具桎梏釘於船舷

釘丁定翻舷胡田翻船邊曰舷

未及京口

會錡敗得免乙丑制削李錡官爵及屬籍

李錡宗室也故著於屬籍

以淮南節度使王鐸統諸道兵為招討處置使徵宣武

義寧武昌兵

此時無義寧軍新書作武寧當從之鐸五各翻

并淮南宣歙兵俱

出宣州

淮南兵與宣歙兵會于宣州界乘上流之勢以臨京口是時宣州之地北盡當塗至江潁

江

西兵出信州浙東兵出杭州以討之

高崇文在蜀基

年一旦謂監軍曰崇文河朔一卒

高崇文本幽州人

幸有功致

位至此西川乃宰相回翔之地崇文叨居日久豈敢自

安屢上表稱蜀中安逸無所陳力願效死邊陲考異曰舊崇

文傳曰崇文不通文字厭大府按牘諸稟之煩且以優
當之地無所陳力乞居塞上以扞邊戍懇疏屢上舊武
元衡傳曰崇文理軍有法而不知州縣之政上難其代者今從補國史參以舊傳上擇可以代

崇文者而難其人丁卯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武元衡

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

考異曰孫光憲北夢瑣言曰李德裕太尉未出學院盛

有詞藻而不樂應舉吉甫相俾親表勉之掌武曰好驢馬
不入行由是以品子叙官也吉甫相與武相元衡同列事
多不叶每退公詞色不懌掌武啓白曰此出之何難乃
請修狄梁公廟於是武相漸求出鎮其智計已聞于早

成矣今從實
錄及舊傳

李錡以宣州富饒欲先取之遣兵馬使

張子良李奉仙田少卿將兵三千襲之三人知錡必敗
與牙將裴行立同謀討之行立錡之甥也故悉知錡之
密謀三將營於城外將發召士卒諭之曰僕射反逆官
軍四集常湖二將繼死其勢已蹙今乃欲使吾輩遠取
宣城宣州宣城郡吾輩何為隨之族滅豈若去逆效順轉禍
為福乎衆悅許諾即夜還趨城趨七喻翻下兵趨趨山同行立舉火
鼓譟應之於內引兵趨牙門錡聞子良等舉兵怒聞行

立應之撫膺曰吾何望矣跣走匿樓下親將李鈞引挽

彊三百趨山亭欲戰行立伏兵邀斬之錡舉家皆哭左

右執錡裹之以幕縋於城下總馳為翻械送京師挽彊蕃落

爭自殺尸相枕藉錡養挽彊蕃落事見上卷德宗貞元十七年枕職任翻藉慈夜翻癸

酉本軍以聞本軍為浙西軍乙亥羣臣賀於紫宸殿紫宸殿在宣政殿北

上愀然曰愀七翻朕之不德致宇內數有干紀者數所角翻朕

之愧也何賀之為宰相議誅錡大功以上親大功謂從父兄弟姊

妹以上則兵部郎中蔣乂曰錡大功親皆淮安靖王之

基親也

後也

淮安王神
通謚曰靖

淮安有佐命之功陪陵享廟

神通起兵
以應義師

以功陪葬獻陵
配享高祖廟廷

豈可以末孫為惡而累之乎

累力
瑞翻

又欲

誅其兄弟又曰錡兄弟故都統國貞之子也國貞死王

事

事見二百二十
卷肅宗寶應元年

豈可使之不祀乎宰相以為然辛

巳錡從父弟宋州刺史銛等皆貶官流放

銛思
廉翻

十一月

甲申朔錡至長安上御興安門

唐大明宮南面五門興
安門西來第一門也

面詰之對曰臣初不反張子良等教臣耳上曰卿為元

帥子良等謀反何不斬之然後入朝錡無以對乃并其

子師回晉斬之

考異曰誅錡後數日上遣中使齎黃衣二襲命有司收其尸并男以庶人禮

葬焉國史補曰錡之擒也得侍婢一人隨之錡夜則裂襟自書筦權之功言為張子良所賣教侍婢曰結之於帶吾若從容奏對必當為宰相楊益節度不得從容當受極刑矣我死汝必入內上必問汝當以此進之及錡伏法京城大霧三日不解或聞鬼哭憲宗又得帛書頗疑其冤內出黃衣二襲賜錡及子赦京兆收葬按李錡驕逆何冤之有今從實錄有司請毀錡祖考塚廟中丞盧坦上言李

錡父子受誅罪已塞矣

塞悉則翻

昔漢誅霍禹不罪霍光

誅霍

禹見二十五卷漢宣帝地節四年

先朝誅房遺愛不及房玄齡

誅房遺愛見一

百九十九卷高宗永徽四年

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左傳晉胥臣引康誥

之辭今尚書康況以錡為不善而罪及五代祖乎乃不語無有此語

毀有司籍錡家財輸京師翰林學士裴垍李絳上言以

為李錡僭侈割剝六州之人以富其家或枉殺其身而

取其財

六州潤睦常蘇湖杭也

陛下閱百姓無告故討而誅之今

輦金帛以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逆人資財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賦上嘉歎久之即從其言昭義節度

使盧從史內與王士真劉濟潛通而外獻策請圖山東

時魏博恒冀在太行山之東

擅引兵東出上召令還從史託言就食

邢洺不時奉詔久之乃還

考異曰蔣階李司空論事云絳奏從史比來事就彰露

頗多意不自安務欲生事所以曲陳利害頻獻計謀冀許用兵以求姑息今請親領士馬欲往邢洺假以就糧實為動衆去就之際情狀可知舊從史傳曰前年丁父憂朝旨未議起復屬王士真卒從史竊獻誅承宗計以希上意用是起授委其成功及詔下討賊兵出逗留不進陰與承宗通謀令軍士潛懷賊號按三年九月戊戌李吉甫罷相出鎮揚州四年二月丁卯鄭絪罷相三月乙酉王士真卒承宗始襲位四月壬辰從史起復若以從史山東就糧即請討承宗之時則於時吉甫絪已罷相何得有潛細之事又從史刺辭云況近年上請就食山東及遣從師不時恭命致動其衆親生其心賴劉濟抗忠正之辭使邪豎絕還迴之計加以偏毀鄭絪密疏事情反覆百端高下在手若是討承宗時朝廷不達其請何嘗使之旋師蓋李鄭未罷之前從史嘗毀鄭

道乞加征討因擅引兵出山東朝廷命旋師託以就食邢洛不時奉詔但不知事在何年月日所欲攻討者何人到濟有何辭而從史肯旋今因李絳論李錡家財它事并言之新史云從史與承宗連和有詔歸洛誤也

日上召李絳對於浴室

唐禁中有浴室殿德宗以來常居之沈括曰浴室殿在翰林院

北翰林院別設北扉以便於應召按舊書裴延齡傳德宗謂延齡曰朕所居浴室院殿一楹以年多之故似有損盡欲換之未能以此知德宗常居浴室殿也程大昌曰沈氏謂學士院北扉為在浴室之南便於應召此誤也學士院在紫宸殿之西浴室殿自在紫宸之東不在學士院南也唐學士多對浴室殿李絳之極論中官柳公權之濡紙蠟燭皆其地也然自六典以及呂圖皆無此一殿石林葉氏曰學士院北扉者浴室之南便於應召此恐未審也學士院之北為翰林院翰林院之北為少陽院設或浴室在此亦為寢殿三殿之所間隔

不容有北門可以與之相屬也。館本唐圖則有浴堂殿而殿之位置乃在綾綺殿南也。綾綺者長安志曰在蓬萊殿東也。而夫學士院者自在蓬萊正西也。東西既已相絕中間多有別殿無由有門可以相為南北也。長安志嘗記浴堂門浴堂殿浴堂院矣。且曰文宗嘗於此殿召對鄭注而於浴堂殿對學士焉。又別有浴堂院亦同一處可以知其必在大明矣而不著其正在何地。故予意館圖所記在綾綺殿南者是也。而元稹承旨廳記又有可證者。其說曰乘輿奉郊廟則承旨得乘廐馬自浴殿由內朝以從若外賓進見於麟德則止直禁中以俟。夫內朝也者紫宸殿也。唐之郊廟皆在都城之南。人主有事郊廟若非自丹鳳門出必由承天門出決不向後迂出西銀臺門也。則浴堂之可趨內朝也內朝之必趨丹鳳門也其理固已可必矣。又謂殿在蓬萊殿東即與紫宸殿相屬又可必矣。然則館圖位置其與元稹所記殆相發揮大可信也。至於外賓客見于麟德則麟德並

學士院東則不待班徙而可居院以待也合二語以語想事宜則浴堂也必在紫宸殿東而不在其西也

之曰事有極異者朕比不欲言之

語牛倨翻北毗至翻

朕與鄭綱

議勅從史歸上黨續徵入朝綱乃泄之於從史使稱上

黨乏糧就食山東為人臣負朕乃爾將何以處之

虞昌呂翻

對曰審如此滅族有餘矣然綱從史必不自言陛下誰從得之上曰吉甫密奏絳曰臣竊聞措紳之論稱綱為

佳士恐必不然或者同列欲專朝政

朝直遙翻

疾寵忌前願

陛下更熟察之勿使人謂陛下信讒也上良久曰誠然

網必不至此非卿言朕幾誤處分

幾居希翻度昌呂翻分扶問翻

上又

嘗從容問絳曰

從干容翻

諫官多謗訕朝政皆無事實朕欲

謫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餘何如對曰此殆非陛下之

意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聰明者人臣死生繫人主

喜怒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度夜思朝刪暮

減比得上達什無二三

度徒洛翻比必利翻及也

故人主孜孜求諫

猶懼不至況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

上善其言而止羣臣請上尊號曰睿聖文武皇帝丙

申許之 蓋屋尉集賢校理白居易作樂府及詩百餘

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上見而悅之召入翰林為學士

十二月丙辰上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羣臣進

諫者猶往復數四况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卿當十論無

但一二而已 丙寅以高崇文同平章事充邠寧節度

京西諸軍都統

新志曰天寶末置天下兵馬元帥都統朔方河東河北平盧節度使都統之名

始於此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憚上英威為子季友求

尚主

為于偽翻

上以皇女普寧公主妻之

普寧郡公主容州普寧郡妻七細翻

翰林學士李絳諫曰頓虜族

頓于謹之裔孫謹之先于栗碑本姓勿怛于氏從拓

拔氏起於代北故絳云然

季友庶孽不足以辱帝女宜更擇高門美

才

更工衡翻

上曰此非卿所知已卯公主適季友恩禮甚盛

頓出望外大喜頃之上使人諷之入朝謝恩頓遂奉詔

考異曰實錄不見頓入朝月日今因尚主終言之

是歲李吉甫撰元和國計

簿上之

上時掌翻

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

縣千四百五十三其鳳翔廊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

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等十五道

七十一州不申戶口外

鳳翔廊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皆被邊易定魏博鎮

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皆藩鎮世襲故並不申戶口納賦稅夏戶雅翻

每歲賦稅倚辦止

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

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三

宋白曰國計簿

比較數

天寶州郡三百一十五元和見管總二百九十

五比較

天寶底供稅州郡計少九十七天寶戶總八百

三十八萬五千二百二十三元和見在戶總二百四十

四萬二百五十四比較天寶數稅戶通計少百九十四

萬四千六百九十九天寶租稅庸調每年計錢粟絹布

絲綿約五千二百三十餘萬端匹屯貫石元和兩稅權

酒斛斛鹽利茶利總三千五百一十五萬一千二百二

十八貫石比較天寶所入賦稅計少一千七百一十四

萬八千七百七十
貫石飲書涉翻

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人

仰牛
向翻

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

非時調發不在此數

水旱所傷則量減賦稅非時調發則出於常賦之外調徒釣翻

三年春正月癸巳羣臣上尊號曰睿聖文武皇帝赦天

下自今長吏詣闕無得進奉知樞密劉光琦

代宗永泰中置內樞

密使以宦者為之初不置司局但有屋三楹貯文書而已其職掌惟受表奏於內中進呈若人主有所處分則宣付中書門下施行後僖昭時楊復恭西門李奏分遣立欲奪宰相權乃於堂狀後帖黃指揮公事

諸使齎敕詣諸道意欲分其饋遺

使疏吏翻下同遺唯季翻翰林學

士裴垪李絳奏勅使所至煩擾不若但附急遞

急遞古之傳遞

馳驛兼程而行

上從之光琦稱舊例上曰例是則從之苟為非

是奈何不改

臨涇鎮將郝玘

玘音此又且禮翻

以臨涇地險

要水草美吐蕃將入寇必屯其地言於涇原節度使段

祐

考異曰舊傳作段佐新傳作段佑今從實錄

奏而城之自是涇原獲安

安史

亂後原州没于吐蕃是後遂以臨涇為理所

二月戊寅咸安大長公主薨

于回鶻

達州咸安郡德宗貞元四年咸安公主下嫁回鶻見二百三十三卷長和亮翻

三月回

鶻騰里可汗卒

癸巳郇王總薨

總上弟也

辛亥御史中

丞盧坦奏彈前山南西道節度使柳晟前浙東觀察使

闕濟美違赦進奉

彈唐千翻彈其違是年正月癸巳之赦也考異曰舊晟傳云罷鎮入朝

以違詔進奉為御史元稹所劾詔宥之今從實錄舊濟美傳自福建觀察使徙浙西罷浙西也方在道見詔而貢獻無所還故帝為言之今據實錄云離越州後方見赦文則是浙東新舊傳誤也上召坦褒慰

之曰朕已釋其罪不可失信坦曰赦令宣布海內陛下

之大信也晟等不畏陛下法奈何存小信弃大信乎上

乃命歸所進於有司夏四月上策試賢良方正直言

極諫舉人伊闕尉牛僧孺陸渾尉皇甫湜

陸渾縣春秋陸渾戎所居

也東魏置伊川郡領南陸渾縣隋開皇初廢
改縣曰伏流大業初改曰陸渾唐屬洛州

前進士李

宗閔皆指陳時政之失無所避

李宗閔擢進士調華州參軍故曰前進士

吏

部侍郎楊於陵

於音烏

吏部員外郎韋貫之為考策官貫

之署為上策上亦嘉之詔中書優與處分

處昌呂翻分扶同翻

李

吉甫惡其言直

惡烏路翻

泣訴於上且言翰林學士裴垪王

涯覆策

審考為覆

涯之甥也涯不先言垪無所異同上不

得已罷垪涯學士垪為戶部侍郎涯為都官員外郎貫

之為果州刺史後數日貫之再貶巴州刺史涯貶虢州

司馬

舊志果州至京師一千五百二十八里已州二千三百六十里虢州四百三十里

乙亥以

楊於陵為嶺南節度使亦坐考策無異同也僧孺等久

之不調

調徒鈞翻

各徙辟於藩府僧孺弘之七世孫

牛弘相隋

宗

閔元懿之元孫

鄭王元懿高祖之子

貫之福嗣之六世孫

韋福嗣見一百

八十二卷隋煬帝大業九年

韋貫之本名淳避上名改焉

湜睦州新安人也

新安漢歙縣地

江左置新安郡隋廢郡為縣大業初改為雉山唐文明元年復為新安開元二十年改為還淳永貞元年避上

名改為清溪此云新安史依舊縣名

丁丑罷五月朔宣政殿朝賀

唐制元正

冬至於正牙受朝賀至貞元七年勅每年五月一日御宣政殿與文武百寮相見京官九品以上外官因朝奏

在京者並宜就列本以五月一日陰生臣子道
長君父道哀非善月也因創是日相見之儀

以荆

南節度使裴均為右僕射均素附宦官得貴顯為僕射
自矜大嘗入朝踰位而立中丞盧坦揖而退之均不從
坦曰昔姚南仲為僕射位在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是
守正不交權倖者坦尋改右庶子

裴均惡之也

五月翰林

學士左拾遺白居易上疏以為牛僧孺等直言時事恩
獎登科而更遭斥逐並出為關外官

牛僧孺等從辟於
藩府故以為關外

官楊於陵等以考策敢收直言裴均等以覆策不退直

言皆坐譴謫盧坦以數舉職事黜庶子

數所角翻

此數人皆

今之人望天下視其進退以卜時之否臧者也

否音鄙

一

旦無罪悉疎弃之上下杜口衆心洵洵陛下亦知之乎

且陛下既下詔徵之直言索之極諫

索山客翻

僧孺等所對

如此縱未能推而行之又何忍罪而斥之乎昔德宗初

即位亦徵直言極諫之士策問天旱穆質對云兩漢故

事三公當免卜式著議弘羊可烹德宗深嘉之自畿尉

擢為左補闕

京北府除兩赤縣外餘為畿縣唐制凡置都其郭下縣為赤縣餘縣亦為畿縣

今

僧孺等所言未過於穆質而遽斥之臣恐非嗣祖宗之

道也質寧之子也

穆寧與顏真卿同討安祿山

丙午冊回鶻新可

汗為愛登里囉汨密施合毗伽保義可汗西原蠻酋

長黃少卿請降六月癸亥以為歸順州刺史

黃少卿反見二百三

十四卷德宗

貞元十年

沙陀勁勇冠諸胡吐蕃置之甘州

沙陀降吐

著見二百三十三卷

貞元六年寇古玩翻

每戰以為前鋒回鶻攻吐蕃取涼

州吐蕃疑沙陀貳於回鶻欲遷之河外沙陀懼酋長朱

邪盡忠與其子執宜謀復自歸於唐

復扶又翻

遂帥部落三

萬循烏德鞬山而東

神讀曰率下同烏德鞬山在回鶻牙帳之西甘州東北史炤曰唐厯

云即鬱督軍山唐語兩音也疑居言翻

行三日吐蕃追兵大至自洮水轉

戰至石門

水經注洮水至枹罕入河枹罕唐為河州石門水在高平縣西八十里唐於此置石門關

在原州平高縣界

凡數百合盡忠死士衆死者大半執宜帥其

餘衆猶近萬人騎三千詣靈州降

近其新翻考異曰趙鳳後唐懿祖紀年錄

懿祖諱執宜烈考諱盡忠自曾祖入覲復興典兵於磧北德宗貞元五年回紇葛祿部及白眼突厥叛回紇忠貞

可汗附于吐蕃因為鄉導驅吐蕃之衆三十萬寇我北庭烈考謂忠貞可汗曰吐蕃前年屠陷靈鹽聞唐天子

欲與吐蕃贊普和親可汗數世有功尚主恩若驕兒若贊普有寵於唐則可汗必無前日之寵矣忠貞曰若之

何烈考曰唐將楊襲古固守北庭無路歸朝今吐蕃突厥併兵攻之陰無援助陷亡必矣北庭既沒次及于吾可汗得無慮乎忠貞懼乃命其將頡干迦斯與烈考將兵援北庭貞元六年與吐蕃戰於磧口頡干迦斯不利而退烈考牙於城下以援襲古吐蕃攻圍經年諸部繼沒十二月北庭之衆却烈考降於吐蕃由是舉族七千帳徙於甘州臣事贊普貞元十三年回紇奉誠可汗收復涼州大敗吐蕃之衆或有間烈考於贊普者云沙陀本回紇部人今聞回紇強必為內應贊普將連烈考之牙於河外時懿祖年已及冠白烈考曰吾家世為唐臣不幸陷虜為它效命反見猜嫌不如乘其不意復歸本朝烈考然之貞元十七年自烏德鞬山率其部三萬東奔居三日吐蕃追兵大至自洮河轉戰至石門關委曲三千里凡數百戰烈考戰沒懿祖扶護靈輿收合餘衆至於靈州猶有馬三千騎勝兵一萬時范希朝為河西靈鹽節度使聞懿祖至自帥師蕃界應接而歸以事奏

開德宗遣中使賜詔慰勞賞錫數十萬因於鹽州置陰山府以懿祖為都督授特進驍衛將軍同正憲宗即位詔懿祖入朝元和元年七月乃自振武至長安授特進金吾衛將留宿衛時范希朝亦徵為金吾上將軍二年吐蕃誘我党項部冠犯河西天子復命希朝為靈鹽節度命懿祖將兵佐之賊平戍西受降城據德宗實錄貞元十七年無沙陀歸國事范希朝傳德宗時為振武節度使元和二年乃為朔方靈鹽節度使誘致沙陀元和元年亦無沙陀朝見紀年錄恐誤今從實錄舊傳新書

靈鹽節度使范希朝聞之

自帥衆迎於塞上置之鹽州為市牛羊廣其畜牧善撫之

為于偽翻

詔置陰山府以執宜為兵馬使未幾盡忠弟葛

勒阿波又帥衆七百詣希朝降

集居豈翻

詔以為陰山府都

督自是靈鹽每有征討用之所向皆捷靈鹽軍益彊

為沙

陀彊盛得中夏張本

秋七月辛巳朔日有食之以右庶子盧

坦為宣歙觀察使蘇彊之誅也

蘇彊劉闢之婿也元年以逆黨誅

兄弘

在晉州幕府自免歸人莫敢辟坦奏弘有才行不可以

其弟故廢之請辟為判官上曰卿使蘇彊不死果有才

行猶可用也

行下孟詵

况其兄乎坦到官值旱饑穀價日增

或請抑其價坦曰宣歙土狹穀少所仰四方之來者若
價賤則商船不復來益困矣既而米斗二百商旅輻輳

後人用此策以救荒者慮坦發之也仰牛向翻復扶又翻

九月庚寅以于頔為司

空同平章事如故加右僕射裴均同平章事為山南東道

節度使淮南節度使王錡入朝錡家巨富厚進奉及賂

宦官求平章事翰林學士白居易以為宰相人臣極位

非清望大功不應授昨除裴均外議已紛然

裴均亦要結宦官者

也今又除錡則如錡之輩皆生冀望若盡與之則典章

大壞又不感恩不與則厚薄有殊或生怨望倖門一啓

無可奈何且錡在鎮五年

德宗貞元十九年錡為淮南帥

百計誅求貨

財既足自入進奉若除宰相四方藩鎮皆謂鍰以進奉

得之競為刻剥則百姓何以堪之事遂寢

考異曰按
借李藩權德

與傳白居易集李絳論事集皆有諫加王鈇平章事
事觀其辭意各是一時居易所論者淮南百姓日夜無慘
又云鈇歸鎮與在朝望並不除宰相則是自淮南入朝
未除河中時也權李同在中書受密旨云可兼宰相則
初除河中時也李司空論事云至太原一二年間則力
贍足則是除太原以後六年十一月李絳作相前也今
附居易疏於初除太原之時又舊鈇傳云在淮南四年
元和二年入朝按實錄鈇以貞元十九年鎮淮南居易
狀云五年誅求又云昨日
裴均除平章事故置此

壬辰加宣武節度使韓弘

同平章事 丙申以戶部侍郎裴均為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上雖以李吉甫故罷均學士

是年四月
罷均學士

然寵信彌

厚故未幾復擢為相初德宗不任宰相天下細務皆自

決之由是裴延齡輩得用事上在藩邸心固非之及即

位選擢宰相推心委之嘗謂均等曰以太宗玄宗之明

猶藉輔佐以成其理

謂藉房杜姚宋以成貞
觀開元之治也理治也

況如朕不

及先聖萬倍者乎均亦竭誠輔佐上嘗問均為理之要

何先對曰先正其心舊制民輸稅有三一曰上供二曰

送使三曰留州建中初定兩稅貨重錢輕是後貨輕錢

重民所出已倍其初其留州送使者所在又降省估就

實估以重斂於民

省估者都省所立價也斂力賒翻

及均為相奏天下

留州送使物請一切用省估其觀察使先稅所理之州

以自給不足然後許稅於所屬之州由是江淮之民稍

蘇息先是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

先悉為翻惡烏路翻

均獨

賞之均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詣之

均資給優厚從容款狎其人乘間求京兆判司

從干容翻間古

芑翻凡州府諸曹

均曰公不稱此官

稱尺証翻

不敢以故人

之私傷朝廷之至公它日有盲宰相憐公者不妨得之

均則必不可 戊戌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吉甫同

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

考異曰舊吉甫傳曰初裴均為僕射判度支交結權倖欲求

宰相先是制試直言極諫科其中有譏刺時政忤犯權倖者因此均索揚言皆執政指其以搖動吉甫賴諫官李約獨孤郁李正辭蕭俛密疏陳奏帝意乃解吉甫早歲知獎羊士諤擢為監察御史又司封員外郎呂溫有詞藝吉甫亦眷接之實羣初拜御史中丞奏請士諤為侍御史溫為郎中知雜事吉甫怒其不先闕白而所請又有超資者持之數日不行因而有隙羣遂旬得日者陳克明出入吉甫家密捕以聞憲宗詰之無盜狀吉甫以裴均久在翰林憲宗親信必當大用遂密薦均代已因自圖出鎮其年九月拜淮南節度使在揚州每有

朝廷得失皆密疏論列按牛僧孺等指陳時政之失吉甫泣訴故貶考覆官裴垍等雖欲為譏若云執政自教舉人詆時政之失豈近人情邪吉甫自以誣構鄭絪貶斥裴垍蓋憲宗察見其情而疎薄之故出鎮淮南及子德裕秉政掩先人之惡改定實錄故有此說耳

河中晉絳節度使邠宣公杜黃

裳薨冬十二月庚戌置行原州於臨涇

唐原州本治平高縣廣德

元年沒於吐蕃涇原節度使馬璘表置行原州於靈臺之百里城貞元十九年徙治平涼至是徙治臨涇宋白

曰臨涇本隋之狄谷縣

以鎮將郝玼為刺史

玼音此又且禮翻

南詔王

異年尋卒子尋閣勸立

四年春正月戊子簡王遼薨

遼代宗子

渤海康王嵩璘卒

子元瑜立改元永德 南方旱饑庚寅命左司郎中鄭

敬德等為江淮二浙荆湖襄鄂等道宣慰使賑恤之將

行上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數惟賑救百姓

則不計費卿輩宜識此意勿效潘孟陽飲酒遊山而已

事見元年 給事中李藩在門下制敕有不可者即於黃紙

後批之批匹 吏請更連素紙藩曰如此乃狀也何名批

敕裴垍薦藩有宰相器上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鄭絪

循默取容二月丁卯罷絪為太子賓客擢藩為門下侍

郎同平章事藩知無不言上甚重之 河東節度使嚴

綬在鎮九年

貞元十七年嚴綬鎮河東見上卷

軍政補署一出監軍李

輔光綬拱手而已裴垍具奏其狀請以李鄴代之三月

乙酉以綬為左僕射以鳳翔節度使李鄴為河東節度

使 成德節度使王士真薨其子副大使承宗自為留

後

為討王承宗張本

河北三鎮相承各置副大使以嫡長為之

父沒則代領軍務

長知兩翻

上以久旱欲降德音翰林學

士李絳白居易上言

考異曰李司空論事及居易集皆有此奏語雖小異大指不殊蓋同

上奏耳以為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又言宮人驅

使之餘其數猶廣事宜省費物貴徇情

兄食宮中歲費給賜則非省費

笑內多怨女則非徇情矣

又請禁諸道橫斂以充進奉又言額南黔

中福建風俗多掠良人賣為奴婢乞嚴禁止閏月己酉

制降天下繫囚蠲租稅出宮人絕進奉禁掠賣皆如二

人之請己未雨絳表賀曰乃知憂先於事故能無憂

先悉

薦事至而憂無救於事

初王叔文之黨既貶

事始見上卷永

貞元年

有詔雖遇赦無得量移

量音良

吏部尚書鹽鐵轉運

使李巽奏郴州司馬程昇吏才明辨請以為楊子留後

揚州揚子縣自大歷以來鹽鐵轉運使置遞院於此故置留後上許之巽精於督察吏

人居千里之外戰栗如在巽前昇句檢簿籍又精於巽

卒獲其用

句音鈞為程昇以理財進用張本卒于恤翻

魏徵元孫稠貧甚

以故第質錢於人平盧節度使李師道請以私財贖出

之上命白居易草詔居易奏言事關激勸宜出朝廷師

道何人敢掠斯美望敕有司以官錢贖還後嗣上從之

出內庫錢二千緡贖賜魏稠仍禁質賣

程大昌曰魏徵宅在丹鳳坊直

出南面永興坊內會要曰元和四年上嘉魏徵諫諍詔訪其故居則質賣已更數姓析為九家矣上出內庫錢一百萬贖之以還其家禁其質賣

王承宗叔父士則以承宗擅自立

恐禍及宗與幕客劉栖楚俱自歸京師

考異曰舊傳栖楚為吏鎮州

王承宗甚奇之今從實錄

詔以士則為神策大將軍

翰林學士李

絳等奏曰陛下嗣膺大寶四年於茲而儲闈未立典冊

不行是開窺覲之端乖重慎之義非所以承宗廟重社

稷也伏望抑撓謙之小節行至公之大典丁卯制立長

子鄧王寧為太子寧紀美人之子也

辛未靈鹽節度

使范希朝奏以太原兵六百人衣糧給沙陀許之夏

四月山南東道節度使裴均恃有中人之助於德音後

進銀器千五百餘兩

是年正月赦天下禁無得進奉

翰林學士李絳白

居易等上言均欲以此嘗陛下願却之上遽命出銀器

付度支

度使洛翻

既而有旨諭進奏院自今諸道進奉無得

申御史臺有訪問者輒以名聞白居易復以為言

異曰考

居易集奏狀云伏見六七日來向外傳說皆云有進止令宣與諸道進奏院自今已後應有進奉並不用申報御史臺如有人勸問便錄名奏來者內外相傳不無驚怪臣伏料此事多是虛傳且有此聞不敢不奏云云又

曰若此果虛即望宣示中外令知聖旨使息虛聲按禁止進奉前後制敕非一不止於昨聞三月德音也去年三月柳晟閻濟美違敕進奉已為虛坦所彈憲宗云濟美離越州乃達赦令釋其罪今裴均所進假使在德音前亦赦後矣又云赦書未到前已在道捨其過是則憲宗深惑於左右之言外示不受獻內實欲其來獻也然則居易所聞不為虛矣若其虛必辯明也實錄及李司空論事皆以此為憲宗之美今故直之復扶又翻上

不聽上欲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乘王士真死欲自

朝廷除人不從則興師討之裴垪曰李納跋扈不恭

李納

之罪以興元赦令送蒙舍貸

王武俊有功於國

謂與李抱真破朱滔也

陛下前

許師道

言許李師道承襲

今奪承宗沮勸違理彼必不服由是

議久不決上以問諸學士李絳等對曰河北不遵聲教

誰不憤歎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成德自武俊以來父

子相承四十餘年

自建中三年王武俊始有恒冀至是二十八年

人情貫習不

以為非

貫讀曰慣慣習猶言慣熟

况承宗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

必奉詔又范陽魏博易定淄青以地相傳與成德同體

彼聞成德除人必內不自安陰相黨助雖茂昭有請亦

恐非誠

張茂昭宿與王武俊有隙故請代承宗

今國家除人代承宗彼鄰

道勸成進退有利若所除之人得入彼則自以為功若

詔令有所不行彼因潛相交結在於國體豈可遽休須
興師四面攻討彼將帥則加官爵士卒則給衣糧按兵
玩寇坐觀勝負而勞費之病盡歸國家矣

自大厯貞元以來用兵之

弊正如此

今江淮水公私困竭軍旅之事殆未可輕議也左

軍中尉吐突承璀

罪七

欲希上意奪裴垼權自請將兵

討之宗正少卿李拭奏稱承宗不可不討承璀親近信
臣宜委以禁兵使統諸軍誰敢不服上以拭狀示諸學
士曰此姦臣也知朕欲將承璀故上此奏卿曹記之自

今勿令得進用

示諸學士者蓋以此時凡入翰林者即日輔佐之選也故使知其姓名勿得擬

用然帝知李拭之迎逢而卒將承
唯何邪欲將即亮翻上時掌翻

昭義節度使盧從史

遭父喪朝廷久未起復從史懼因承瓘說上

說式
荷翻

請發

本軍討承宗壬辰起復從史左金吾大將軍餘如故

初平涼之盟

事見二百三十二卷
唐德宗貞元三年

副元帥判官路泌會

盟判官鄭叔矩皆沒於吐蕃其後吐蕃請和泌子隨三

詣闕號泣上表乞從其請

路隨表請和蕃情切
於其親也號戶刀翻

德宗以

吐蕃多詐不許至是吐蕃復請和

復扶
又翻

隨又五上表詣

執政泣請裴垍李藩亦言於上請許其和上從之五月

命祠部郎中徐復使吐蕃 六月以靈鹽節度使范希

朝為河東節度使朝議以沙陀在靈武迫近吐蕃

朝直
達翻

近其
斯翻慮其反復又部落衆多恐長穀價長知
兩翻乃命悉從

希朝詣河東希朝選其驍騎千二百號沙陀軍置使以

領之而處其餘衆于定襄川於是執宜始保神武川之

黃花堆

神武川在漢代郡桑乾縣界後魏置神武郡後
周廢郡為神武縣屬朔州此時其地在馬邑善

陽縣界處
昌呂翻

左軍中尉吐突承璀領功德使

唐初置寺
觀監天下

僧尼道士女官皆屬鴻臚寺武后以僧尼屬祠部開元十四年以道士女官屬宗正寺天寶二載以道士屬司封崇玄館置大學士以宰相為之領兩京玄元宮及道院貞元四年崇玄館罷大學士置左右街大功德使東都功德使修功德使總僧尼之籍及功役盛脩安國寺元和二年以道士女官屬左右街功德使

唐會要安國寺在長樂坊景雲元年勅捨龍潛舊宅為寺便以本封安國為名程大昌曰長樂坊在朱雀街東

第四 奏立聖德碑高大一準華嶽碑

玄宗立華嶽碑於華嶽祠前高五十

餘尺華先構碑樓請勅學士撰文且言臣已具錢萬緡

戶化翻

欲酬之上命李絳為之絳上言堯舜禹湯未嘗立碑自言聖德惟秦始皇於巡遊所過刻石高自稱述未審陞

下欲何所法且叙修寺之美不過壯麗觀遊豈所以光

益聖德上覽奏承瓘適在旁上命曳倒碑樓

曳讀作拽音以列翻

史炤音以制切非

承瓘言碑樓甚大不可曳請徐毀撤冀得延

引乘間再論

間古菀翻

上厲聲曰多用牛曳之承瓘乃不敢

言凡用百牛曳之乃倒

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七

謹案卷二百三十六第二頁前二行分寧州定安
縣置定平縣刊本分訛改據新舊唐書地理志
改

第六頁後五行裴肅以進奉得兼軍事刊本兼訛
廉今改

第八頁後八行七月始為副使刊本月訛年據上
下文改

第十二頁後一行移縣治于涇水之北刊本涇訛

洽據舊唐書地理志改

第二十一頁前七行諸司公廨田刊本田訛錢據
新舊唐書百官志改

卷二百三十七第二頁前三行孫恂曰刊本恂訛
泗據廣韻改

第十六頁前一行按唐會要四十九卷刊本脫四
字據唐會要卷數增

第十七頁前七行靈臺鎮刊本闕按宋白續通典

已逸今據新唐書方鎮表元和元年文補

第十九頁後七行吉甫相與武相元衡同列刊本

與訛以據北夢瑣言改

第二十八頁前一行唐屬洛州刊本洛訛洛據新

舊唐書地理志改

第三十五頁前五行徙治平涼刊本涼訛京據新

舊唐書地理志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南光普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八
九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八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五十四

起屠維赤奮若七月盡玄
默執徐九月凡三年有奇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上之下

元和四年秋七月壬戌御史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楊

憑前為江西觀察使貪污僭侈丁卯貶憑臨賀尉

臨賀漢縣

屬蒼梧郡以臨賀水故名唐帶賀州

夷簡元懿之玄孫也

鄭王元懿高祖之子

上命

盡籍憑資產

財物田園人資以生謂之資產

李絳諫曰舊制非反逆不

籍其家上乃止憑之親友無敢送者標陽尉徐晦獨至

藍田與別

標音藥

太常卿權德輿素與晦善謂之曰君送

楊臨賀誠為厚矣無乃為累乎

累良瑤翻

對曰晦自布衣蒙

楊公知獎今日遠謫豈得不與之別借如明公它日為讒

人所逐晦敢自同路人乎德輿嗟嘆稱之於朝

朝直達翻

後

數日李夷簡奏為監察御史晦謝曰晦平生未嘗得望公顏色公何從而取之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

手 上密問諸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為成德留後割

德棣二州更為一鎮以離其勢并使承宗輸二稅請官

吏一如師道何如

李師道事見上卷元年

李絳等對曰德棣之隸

成德為日已久

貞元初王武俊破朱滔取德棣

今一旦割之恐承宗及

其將士憂疑怨望得以為辭况其鄰道情狀一同各慮

他日分割或潛相構扇萬一旅拒倍難處置願更三思

旅衆也旅拒者挾衆而拒上命也虔昌呂翻三思暫翻又如字

所是二稅官吏願因弔

祭使至彼自以其意諭承宗令上表陳乞如師道例勿

令知出陛下意如此則幸而聽命於理固順若其不聽

體亦無損上又問今劉濟田季安皆有疾若其物故物故

注已見漢紀史始曰顏師古曰物故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一曰不欲斥言但云其所服用之物皆已故

也豈可盡如成德付授其子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

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時不可失如何對曰

羣臣見陛下西取蜀東取吳蜀謂劉闢吳謂李錡易於反掌易以

下故諂諛躁競之人躁輕也競爭也爭獻策畫勸開河北不為

國家深謀遠慮為于偽輔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

言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

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臂指之臣

臂指用賈誼語意言其順

使劉闢李錡獨生狂謀其下皆莫之與闢錡徒以貨財

啗之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故臣等當時亦勸陛下誅

之以其萬全故也成德則不然內則膠固歲深外則蔓

連勢廣

膠固如膠之附著堅固也蔓連如蔓草之蔓延連屬也

其將士百姓懷其

累代煦嫗之恩

煦吁句翻嫗衣遇翻鄭玄曰氣曰煦體曰嫗

不知君臣逆順

之理諭之不從威之不服將為朝廷羞又鄰道平居或

相猜恨及聞代易必合為一心蓋各為子孫之謀亦慮

他日及此故也萬一餘道或相表裏兵連禍結財盡力

竭西戎北狄乘間窺竄

西戎謂吐蕃北狄謂回鶻間古克翻下同

其為憂患

可勝道哉

勝音升

濟季安與承宗事體不殊若物故之際

有間可乘當臨事圖之於今用兵則恐未可太平之業

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

處昌呂翻

時吳少誠病甚絳等

復上言少誠病必不起

復扶又翻上時掌翻

淮西事體與河北不

同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鄰無黨援相助朝廷命帥

帥所類 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臣願捨恒冀難致

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脫或恒冀連兵事未如意蔡州

有疊勢可興師南北之役俱興財力之用不足儒事不

得已須赦承宗

絳等之言後無不驗

則恩德虛施威令頓廢不如

早賜處分

處昌呂翻分扶問翻

以收鎮冀之心

此時未改恒州為鎮州史以後來所

改州名書之耳

坐待機宜必獲申蔡之利既而承宗久未得朝

命頗懼累表自訴八月壬午上乃遣京兆少尹裴武詣

真定宣慰

恒州古真定

承宗受詔甚恭曰三軍見迫不暇俟

朝旨請獻德棣二州以明懇款 丙申安南都護張舟

奏破環王三萬衆

林邑國至德後改號環王

九月甲辰朔裴武復

命庚戌以承宗為成德節度使恒冀深趙州觀察使德

州刺史薛昌朝為保信軍節度德棣二州觀察使

異曰考

李司空論事初武新命使鎮州令諭王承宗劉德棣兩

州歸朝廷武飛表上言一如朝廷意旨遂除昌朝德棣

節度及旌節至德州而昌朝已追到鎮州朝命逆不行

比及武還事宜與先上表參差按實錄甲辰武至自鎮

州庚戌除昌朝非武未還據所上昌朝嵩之子

薛嵩亦安史舊

將代宗初來降王氏之壻也故就用之田季安得飛報先知之

使謂承宗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受節鉞承宗遽遣數

百騎馳入德州執昌朝至真定囚之中使送昌朝節過

魏州季安陽為宴勞留使者累日比至德州已不及矣

勞力到翻比必利翻及也上以裴武為欺罔又有譖之者曰武使還

使疏吏翻還音旋先宿裴均家明旦乃入見上怒甚以語李絳

見賢遍翻語牛倨翻欲貶武於嶺南絳曰武昔陷李懷光軍中守

節不屈蓋貞元初李懷光據河中時也豈容今日遽為姦回蓋賊多變

詐人未易盡其情承宗始懼朝廷誅討故請獻二州既

蒙恩貸而鄰道皆不欲成德開分割之端計必有間說

誘而脅之使不得守其初心者

李絳可謂洞見田季安王承宗之情間古蒐翻說式

音酉 芮翻誘

非武之罪也今陛下選武使入逆亂之地使還

一語不相應遽竄之遐荒臣恐自今奉使賊庭者以武

為戒苟求使身率為依阿兩可之言

史昭曰依阿謂不特立其說常附順

人言兩可謂無所可否

莫肯盡誠具陳利害如此非國家之利也

且均武久處朝廷

虞昌呂翻

諳練事體

諳烏舍翻

豈有使還未見

天子而先宿宰相家乎臣敢為陛下必保其不然

為于偽翻

此殆有讒人欲傷武及玠者願陛下察之上良久曰理
或有此遂不問 丙辰振武奏吐蕃五萬餘騎至拂梯

泉

史炤曰拂梯勿切梯天黎切本又作
鵠鵠泉在豐州西受降城北三百里

辛未豐州奏吐

蕃萬餘騎至大石谷掠回鶻入貢還國者 左神策軍

吏李昱貢長安富人錢八千緡滿三歲不償

資吐得翻
假資也

京

兆尹許孟容收捕械繫立期使償曰期滿不足當死一
軍大驚中尉訴於上上遣中使宣旨付本軍孟容不之
遣中使再至孟容曰臣不奉詔當死然臣為陛下尹京

畿

京兆以長安萬年為京縣餘屬縣為畿縣

非抑制豪彊何以肅清輦下錢

未畢償豈不可得上嘉其剛直而許之京城震栗上

遣中使諭王承宗使遣薛昌朝還鎮

使之遣還德州

承宗不奉

詔冬十月癸未制削奪承宗官爵以左神策中尉吐突

承瓘為左右神策河中河南浙西宣歙等道行營兵馬

使招討處置等使

唐實錄云開元二十年置諸道採訪處置使專以觀省風俗然陟官吏其

後伐叛討有罪則置招討處置使處昌呂翻

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為國

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為監軍自古及今

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今神策軍既不

置行營節度使則承瓘乃制將也

制將言諸軍進退皆受制於承瓘將即亮

翻

又克諸軍招討處置使則承瓘乃都統也

都統謂都統諸軍唐

中世以後專征之任

臣恐四方聞之必窺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

國

白居易之言自春秋書多魚漏師左傳風沙術殿齊師來況吐突承瓘以寺人專征乎崇觀間金人有所

侮而動正如此

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為制將都統自

陛下始乎臣又恐劉濟茂昭及希朝從史乃至諸道將

校皆耻受承瓘指麾心既不齊功何由立此是資承宗

之計而挫諸將之勢也陛下念承璫勤勞貴之可也憐其忠赤富之可也至於軍國權柄動關理亂朝廷制度出自祖宗陛下寧忍徇下之情而自隳法制從人之欲而自損聖明何不思於一時之間而取笑於萬世之後乎時諫官御史論承璫職名太重者相屬屬之欲翻上皆不聽戊子上御延英殿度支使李元素鹽鐵使李鄴京兆尹許孟容御史中丞李夷簡給事中呂元膺穆質右補闕獨孤郁等極言其不可

考異曰舊承璫傳曰諫官御史上疏相屬皆言自古無

中責人為兵馬統帥者補闕獨孤郁段平仲尤激切呂
元膺傳元膺與給事中穆質孟簡兵部侍郎許孟容等
八人抗論不可若据承瓘傳則是九人又平
仲時為諫議大夫非補闕恐誤今從實錄
上不得已

明日削承瓘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為宣慰而已李絳嘗

極言宦官驕橫

橫戶孟翻

侵害政事讒毀忠貞上曰此屬安

敢為讒就使為之朕亦不聽絳曰此屬大抵不知仁義

不分枉直惟利是嗜得賂則譽跼蹻為廉良佛意則毀

龔黃為貪暴

李奇曰跼秦大盜也楚之大盜為莊蹻師古曰莊周云跼柳下惠之弟蓋寓言也龔

黃龔遂黃霸也譽音余

能用傾巧之智構成疑似之端

朝夕左右浸潤以入之陛下必有時而信之矣自古宦

官敗國者

敗滿
遠翻

備載方冊陛下豈得不防其漸乎已亥

吐突承璀將神策兵發長安命恒州四面藩鎮各進兵

招討

初吳少誠寵其大將吳少陽名以從弟

從才
用翻

署

為軍職出入少誠家如至親累遷申州刺史少誠病不

知人家僮鮮于熊兒詐以少誠命召少陽攝副使知軍

州事少誠有子元慶少陽殺之十一月己巳少誠薨少

陽自為留後

是歲雲南王尋閣勸卒子勸龍晟立

田季安聞吐突承璀將兵討王承宗聚其徒曰師不跨

河二十五年矣

自德宗討田悅不克王師不復跨河

今一旦越魏伐趙趙

虜魏亦虜矣計為之柰何其將有超伍而言者

超伍出位而言

也蓋超出傳伍之中而言

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

哉兵決出格沮者斬

呼大故翻格音閣

幽州牙將絳人譚忠為

劉濟使魏

為于偽翻使疏吏翻

知其謀入謂季安曰如某之謀是

引天下之兵也何者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者臣宿將

而專付中臣

者老也宿舊也

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

關中地

古秦地也故謂關中之兵為秦甲

君知誰為之謀此乃天子自為之謀

欲將參服於臣下也

參服謂欲自銜於寡君以服臣下之心

若師未叩趙

而先辟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能不恥於天下乎

既恥且怒必任智士畫長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

涉河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

而後魏

先悉為翻後戶達翻

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

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壓

境號曰伐趙而可陰遣趙人書曰

犒苦到翻遣唯季翻下達魏同

魏若

伐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
魏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障礙
遣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為符信此乃使魏北
得以奉趙西得以為臣

長安在魏西為臣言
能承上命不悖臣道

於趙有角

尖之耗

角尖言所
耗者小

於魏獲不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

魏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

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

堂陽
漢縣

屬鉅鹿郡唐屬
冀州在州西南

忠歸幽州謀欲激劉濟討王承宗會濟

合諸將言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命我伐之

今當作必

趙亦必

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

趙亦不備燕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與承宗反乎命繫

忠獄使人視成德之境果不為備後一日詔果來令濟

專護北疆勿使朕復掛胡憂而得專心於承宗

復扶又翻

濟

乃解獄召忠曰信如子斷矣

解獄謂釋其囚也斷丁亂翻

何以知之

忠曰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為

趙畫曰

為于偽翻

燕以趙為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為備

一旦示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

燕潞人則走告于天子曰

盧從史鎮潞州故謂之潞人

燕厚怨趙趙

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

君伐趙趙亦不備燕也濟曰今則奈何忠曰燕趙為怨

天下無不知

自朱滔以來燕趙交惡

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

一人未濟易水此正使潞人以燕賣恩於趙敗忠於上

言燕本忠於上而盧從史以計敗之敗補遺翻

兩皆售也

賣物去手曰售

是燕貯忠義

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

耳

貯丁呂翻卒子
恒翻嗜昨勞翻

惟君熟思之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

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臨以徇

諱忠頗有戰國說
士之風而心為唐

五年春正月劉濟自將兵七萬人擊王承宗時諸軍皆

未進濟獨前奮擊拔饒陽東鹿河東河中振武義武四

軍為恒州北面招討會于定州會望夜軍吏以有外軍

請罷張燈張茂昭曰三鎮官軍也

三鎮謂河中
河東振武

何謂外

軍命張燈不禁行人不閉里門三夜如平日亦無敢喧

嘩者

唐制兩京及諸州縣街巷率置邏卒曉暝傳
呼以禁夜行惟元夕張燈弛禁前後各一日

丁卯

河東將王崇拔王承宗洄湟鎮吐突承璀至行營威令
不振與承宗戰屢敗左神策大將軍鄴定進戰死定進
驍將也鄴定進擒劉軍中奪氣河南尹房式有不法

事東臺監察御史元稹奏攝之

唐制御史分司東都謂之東臺攝牧也

擅

令停務朝廷以為不可罰一季俸召還西京至敦水驛

華州華陰縣西二十四里有敦水渠九域志華陰縣有敦水鎮

有內侍後至破驛門呼

罵而入以馬鞭擊稹傷面

考異曰實錄云中使仇士良與元稹爭廳按稹及白居易

易傳皆云劉士元而實錄云仇士良恐誤今止云內侍

上復引稹前過貶江陵士

曹復扶又翻前過謂擅令河南尹停務翰林學士李絳

工知曲在中官故引前過以貶稹

崔羣言稹無罪白居易上言中使陵辱朝士中使不問

而稹先貶恐自今中使出外益暴橫

橫戶孟翻

人無敢言者

又稹為御史多所舉奏不避權勢切齒者衆恐自今無

人肯為陛下當官執法疾惡繩愆

為于偽翻

有大姦猾陛下

無從得知上不聽上以河朔方用兵不能討吳少陽

三月己未以少陽為淮西留後

果如李絳之言

諸軍討王承

宗者久無功白居易上言以為河北本不當用兵今既

出師承瓘未嘗苦戰已失大將

謂鄭元進戰死也

與從史兩軍

入賊境遷延進退不惟意在逗留亦是力難支敵希朝

茂昭至新市鎮竟不能過

新市漢縣名屬中山郡唐初新市縣屬觀州武德五年廢

州并廢新市為鎮屬九門縣

劉濟引全軍攻圍樂壽久不能下

按劉濟時

軍瀛州而攻樂壽樂壽時屬深州在瀛州南六十里

師道季安元不可保察其情

狀似相計會各收一縣遂不進軍

諱忠之為田季安計者白居易已窺見之

矣陛下觀此事勢成功有何所望以臣愚見須速罷兵

若又遲疑其害有四可為痛惜者二可為深憂者二何

則若保有成即不論用度多少既的知不可即不合虛

費貲糧

貲財也或曰當作資

悟而後行事亦非晚今遲校一日則

有一日之費更延旬月所費滋多終雖罷兵何如早罷

以府庫錢帛百姓脂膏資助河北諸侯轉令彊大此臣

為陛下痛惜者一也

為于偽細下同

臣又恐河北諸將見吳少

陽已受制命

言制以吳少陽為淮西留後

必引事例輕重同詞請雪

承宗若章表繼來即義無不許請而後捨體勢可知轉

令承宗膠固同類如此則與奪皆由鄰道恩信不出朝

廷實恐威權盡歸河北此為陛下痛惜者二也今天時
已熱兵氣相蒸至於飢渴疲勞疾疫暴露驅以就戰人
何以堪縱不惜身亦難忍苦況神策烏雜城市之人例
皆不慣如此忽思生路

連兵不解不死於戰亦死於久
屯必思逃奔潰散為求生之路

一人若逃百人相扇一軍若散諸軍必搖事忽至此悔

將何及此為陛下深憂者一也臣聞回鶻吐蕃皆有細

作

細作古
之謀者

中國之事小大盡知今聚天下之兵唯討承

宗一賊自冬及夏都未立功則兵力之彊弱資費之多

少豈宜使西戎北虜一一知之忽見利生心乘虛入寇以今日之勢力可能救其首尾哉兵連禍生何事不有

萬一及此實關安危此其為陛下深憂者二也

其字衍考異曰

白氏集云五月十日進據此疏云從史雖經接戰與賊勝負畧均則是未就縛也此月戊戌從史已流離州疑五月當為四月故移於此盧從史首建伐王承宗之謀

事見上卷上年五月

及朝廷興師從史逗留不進陰與承宗通謀令軍士潛

懷承宗號

凡行軍各有號以相識別

又高芻粟之價以販度支

時吐突承

瓘總行營兵屯邢趙界邢州昭義巡屬也度支芻粟不能遠致以給行營就昭義市糴故盧從史得高其價以

年利度
徒洛翻

諷朝廷求平章事誣奏諸道與賊通不可進兵

上甚患之會從史遣牙將王翊元入奏事裴垍引與語

為言為臣之義

為言于
偽翻

微動其心翊元遂輸誠言從史

陰謀及可取之狀垍令翊元還本軍經營復來京師

扶復

又翻遂得其都知兵馬使烏重胤等款要

款誠也

垍言於上

曰從史狡猾驕狠必將為亂今聞其與承璀對營視承

璀如嬰兒往來都不設備失今不取後雖興大兵未可

以歲月平也上初愕然熟思良久乃許之從史性貪承

瑾盛陳奇玩視其所欲稍以遺之

遺唯季翻

從史喜益相昵

狎

昵尼質翻

甲申承瑾與行營兵馬使李聽謀召從史入營

博伏壯士於幕下突出擒詣帳後縛之內車中馳詣京

師

考異曰承瑾傳曰承瑾出師經年無功乃遣家人告王承宗令上疏待罪許以罷兵為解仍奏昭義節

度使盧從史素與賊通許為承宗求節鉞乃誘潞左右

洲牙將烏重脣謀執從史送京師今從裴均等傳

左右也

驚亂承瑾斬十餘人諭以詔旨從史營中士聞

之皆甲以出操兵趨譚

操七刀翻趨譚言趨走而喧譚也

烏重脣當軍

門叱之曰天子有詔從者賞敢違者斬士卒皆斂兵還

部伍會夜車疾驅未明已出境重脣承洽之子

新書作承玘之

子韓愈烏氏先廟碑亦作承玘一本云玘或作洽

聽晟之子也

丁亥范希朝

張茂昭大破承宗之衆於木刀溝

新唐書地理志定州新樂縣東南二十里

有木刀溝有民木刀居溝旁因名之

上加烏重脣之功欲即授以昭義

節度使李絳以為不可請授重脣河陽以河陽節度使

孟元陽鎮昭義會吐突承璀奏已牒重脣句當昭義留

後

句舌候翻當丁浪翻

絳上言昭義五州據山東要害

五州澤潞邢洛磁要

害者於我為害魏博恒幽諸鎮蟠結

魏博一鎮恒一鎮幽一鎮謂之河朔三鎮

朝廷惟恃此以制之邢磁洺入其腹內

邢州臨趙境磁洺臨魏境其界

天牙相入誠國之實地安危所繫也邠為從史所據使朝廷

盱食今幸而得之承璀復以與重胤

復扶又翻

臣聞之驚歎

實所痛心昨國家誘執從史雖為長策已失大體

不能明斥

從史之罪而行天討乃誘執之是為失體

今承璀又以文牒差人為重鎮留

後為之求旌節

為于偽翻

無君之心孰甚於此陛下昨日得

昭義人神共慶威令再立今日忽以授本軍牙將物情

頓沮紀綱大紊校計利害

校數也考也計算也度也

更不若從史為

之何則從史雖蓄姦謀已是朝廷牧伯重脣出於列校

校戶以承璫一牒代之竊恐河南北諸侯聞之無不憤

怒耻與為伍且謂承璫誘重脣逐從史而代其位彼人

人麾下各有將校能無自危乎儻劉濟茂昭季安執恭

韓弘師道繼有章表陳其情狀

張茂昭田季安程執恭李師道

并指承

璫專命之罪不知陛下何以處之

虞昌呂翻

若皆不報則衆

怒益甚若為之改除

為于

則朝廷之威重去矣上復使

樞密使梁守謙密謀於絳曰

復扶

今重脣已總軍務事

不得已須應與節對曰從史為帥不由朝廷

事見二百三十六卷

德宗貞元二十年
帥所類翻下同

故啟其邪心終成逆節今以重脣典

兵即授之節威福之柄不在朝廷何以異於從史乎重

脣之得河陽已為望外之福豈敢更為旅拒况重脣所

以能執從史本以杖順成功一旦自逆詔命安知同列

不襲其跡而動乎重脣軍中等夷甚多必不願重脣獨

為主帥移之它鎮乃愜衆心

愜苦
叶翻

何憂其致亂乎上悅

皆如其請壬辰以重脣為河陽節度使元陽為昭義節

度使戍戔敗盧從史驩州司馬

五月乙巳昭義軍三

千餘人夜潰奔魏州

潰奔者盧從史之黨也

劉濟奏拔安平 庚

申吐蕃遣其臣論思邪熱入見

見賢通翻

且歸路泌鄭叔矩

之柩

手涼叔盟泌叔矩沒于吐蕃柩巨救翻鄭注曰在床曰尸在棺曰柩

甲子奚寇靈

州 六月甲申白居易復上奏以為臣比請罷兵

易以鼓翻

下同復扶又翻下同上時字翻下同上言比毗至翻

今之事勢又不如前不知陛

下復何所待是時上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

嘗踰月不見學士李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為

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詢訪理道

理道治道也

開納直言

實天下之幸豈臣等之幸上遽令明日三殿對來

三殿麟德

殿也殿有三面故曰三殿三殿之西即翰林學士院對來者言明日當召對可前來也時召對廷臣詔旨率有對來之語白居易嘗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密召承

旨李絳

唐置翰林學士之始無承旨永貞元年上始命鄭絪為承旨大誥令太廢置丞相之密盡內外

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專受專對翰林學士凡十廳南廳五間北廳五間中隔花甬道承旨居北廳東

第一謂白居易小臣不遜

白當作曰須令出院

欲出居易不令復入翰林

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

思

少思猶今人言欠入思慮也少詩始翻

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

天下各思籍口

籍其非

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

居易如初

考異曰舊居易傳曰吐突承璀為招討使諫官上章者十七八居易面論辭情切至既

而又請罷河北用兵凡數千百言皆人之所難言者上多聽納唯諫承璀事切上頗不悅謂李絳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而無禮於朕朕實難耐絳對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誅事無巨細必言者蓋欲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陛下欲開諫諍之路不宜阻居易言上曰卿言是也由是多見聽納今從李司空論事

上嘗欲

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

蓬萊池在蓬萊殿之北一曰太液池池中有蓬萊山自蓬萊池

西出玄武門入重元門即苑中重元門苑之南門南對宮城玄武門謂左右曰李絳必諫

不如且止 秋七月庚子王承宗遣使自陳為盧從史

所離間

問古
苑翻

乞輸貢賦請官吏許其自新李師道等數

上表請雪承宗

數所角翻
有章表請赦承宗按劉濟素與成德有

考異曰實錄淄青幽州累

怨攻之最力白居易請罷兵狀云劉濟近日情似近忠
今忽罷兵慮傷其意又豈緣劉濟一人惆悵而不顧天
下遠圖然則濟豈肯
請赦承宗今不取 朝廷亦以師久無功丁未制洗雪

承宗以為成德軍節度使復以德棣二州與之

復扶
又翻

悉

罷諸道行營將士共賜布帛二十八萬端匹

唐制布帛
六丈為端

四丈為匹加劉濟中書令

劉濟之討王承宗也以長子緄

為副大使

長知兩翻
緄古本翻

掌幽州留務濟軍瀛州次子總為

瀛州刺史濟署行營都知兵馬使使屯饒陽濟有疾總

與判官張玘

玘虛里翻

孔目官成國寶謀詐使人從長安來

曰朝廷以相公逗留無功已除副大使為節度使矣明

日又使人來告曰副大使旌節已至太原又使人走而

呼曰

呼大故翻

旌節已過代州舉軍驚駭濟憤怒不知所為

殺大將素與緄厚者數十人追緄詣行營以張玘兄臯

代知留務濟自朝至日晁不食渴索飲

索山客翻

總因寘毒

而進之乙卯濟薨隄行至涿州

涿州南至莫州百六十里莫州南至瀋州八十

里八總矯以父命杖殺之遂領軍務 嶺南監軍許遂振

以飛語毀節度使楊於陵於上上命召於陵還除冗官

楊於音烏台於同冗官散官也冗而隴翻

裴垽曰於陵性廉直陛下以遂振

故黜藩臣不可丁巳以於陵為吏部侍郎遂振尋自抵

罪 八月乙亥上與宰相語及神仙問果有之乎

憲宗信方

士之心已露於此

李藩對曰秦始皇漢武帝學仙之效具載前

史

事各見本紀

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

事見二百一卷高宗總章二年

此古今之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方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之說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

九月己亥吐突承璀自行營還

自討王承宗還也
還從宣翻又如字

辛

亥復為左衛上將軍充左軍中尉裴垪曰承璀首唱用

兵

事見上卷
上年四月

疲弊天下卒無成功

辛子
恤翻

陛下縱以舊恩

不加顯戮

吐突承璀事帝於
東宮故言舊恩

豈得全不貶黜以謝天下

乎給事中段平仲呂元膺言承璀可斬李絳奏稱陛下

不責承璀它日復有敗軍之將何以處之

復扶又翻
虞昌呂翻

若

或誅之則同罪異罰若或釋之則誰不保身而玩寇乎

願陛下割不忍之恩行不易之典

有功必賞敗軍必誅此古今不易之典

使將帥有所懲勸間二日

間如字

上罷承瓘中尉降為軍

器使

唐中世以後置內諸司使以宦官為之軍器庫使其一也宋白曰軍器本屬軍器監中世置軍器使

貞元四年廢武庫其器械隸於軍器使

中外相賀

裴均得風疾上甚惜

之中使候問旁午於道

一縱一橫為旁午

丙寅以太常卿權

德輿為禮部尚書同平章事義武節度使張茂昭請

除代人欲舉族入朝河北諸鎮互遣人說止之

說翰茂

茂

昭不從凡四上表上乃許之以左庶子任迪簡為義武

行軍司馬茂昭悉以易定二州簿書管鑰授迪簡遣其

妻子先行曰吾不欲子孫染於汚俗茂昭既去冬十月

戊寅虞候楊伯玉作亂囚迪簡辛巳義武將士共殺伯

玉兵馬使張佐元又作亂囚迪簡迪簡乞歸朝既而將

士復殺佐元奉迪簡主軍務復扶又翻時易定府庫罄竭閭

閭亦空

周禮五家為比五比為閭閭里中門也

迪簡無以犒士乃設糲飯

與士卒共食之

糲盧建翻脫粟飯也

身居戟門下經月

藩鎮府門列戟因謂

之戟門

將士感之共請迪簡還寢然後得安其位上命以

綾絹十萬匹賜易定將士壬辰以迪簡為義武節度使

憲宗任用迪簡而得易定穆宗用張

宏靖而失幽燕節鎮命代可不謹哉

甲午以張茂昭為

河中慈隰晉絳節度使從行將校皆拜官右金吾大

將軍伊慎以錢三萬緡賂右軍中尉第五從直求河中

節度使從直恐事泄奏之十一月庚子貶慎為右衛將

軍坐死者三人初慎自安州入朝

入朝見上卷
元和元年

留其子

宥主留事朝廷因以為安州刺史未能去也

去羌
呂翻

會宥

母卒於長安宥利於兵權不時發喪鄂岳觀察使郝士

美遣僚屬以事過其境宥出迎因告以凶問

凶問母卒之問也

先備藍輿即日遣之

藍輿即今之輜也

甲辰會王繡薨

繡上第也

薨呼肱翻

庚戌以前河中節度使王鐔為河東節度使上

左右受鐔厚賂多稱譽之

譽音余

上命鐔兼平章事李藩

固執以為不可權德輿曰宰相非序進之官唐興以來

方鎮非大忠大勲則跋扈者朝廷或不得已而加之今

鐔既無忠勲朝廷又非不得已何為遽以此名假之上

乃止

考異曰舊李藩傳曰錡以錢數千萬賂權侍求兼宰相藩與權德輿在中書有密旨曰王錡可兼

宰相宜即擬來藩遂以筆塗兼宰相字却奏上云不可德輿失色曰繼不可宜別作奏豈可以筆塗詔邪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日又暮何暇別作奏事果寢會要崔鉉曰此乃不諧故事者之妄傳史官之謬記耳既稱奉密旨宜擬狀中陳論固不假以筆塗詔矣凡欲降白麻若商量於中書門下皆前一日進文書然後付翰林草麻又稱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尤為踈闊蓋由史氏以藩有直亮之名欲委曲成其美豈所謂直筆哉舊德輿傳曰初錡來朝責倖多譽錡者上將加平章事李藩堅執以為不可德輿繼奏云云乃止今從之

錡有吏才工於完聚范希朝以河東全軍出屯河北

謂討

王承宗也耗散甚衆錡到鎮之初兵不滿三萬人馬不過六

百匹歲餘兵至五萬人馬有五千匹器械精利倉庫充實又進家財三十萬緡上復欲加鍰平章事李絳諫曰鍰在太原雖頗著績効今因獻家財而命之若後世何

上乃止

復扶又翻

中書侍郎裴均數以疾辭位

數所角翻

庚申

罷為兵部尚書十二月戊寅張茂昭入朝請遷祖考

之骨于京兆

張茂昭祖諡父孝忠皆葬河北

壬午以御史中丞呂元

膺為鄂岳觀察使元膺嘗欲夜登城門已鑰守者不為開

鑰蘇果翻不為于偽翻

左右曰中丞也對曰夜中難辯真偽雖中

丞亦不可元膺乃還

還音旋又如字

明日擢為重職翰林學

士司勳郎中李絳面陳吐突承瓘專橫語極懇切

橫戶孟翻

懇誠至也

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

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

陛下惡聞

惡烏路翻

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

所不能言使朕聞所不聞真忠臣也它日盡言皆應如

是已丑以絳為中書舍人學士如故絳嘗從容諫上聚

財

從干容翻

上曰今兩河數十州皆國家政令所不及河湟

數千里淪於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恥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宮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邪

淮西既平帝之所聚適為驕侈之資耳

六年春正月甲辰以彰義留後吳少陽為節度使 庚

申以前淮南節度使李吉甫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二

月壬申李藩罷為太子詹事 己丑忻王造薨

造代宗之子

叔祖也

宦官惡李絳在翰林

惡烏路翻

以為戶部侍郎判本

司

判本司者判戶部職事唐自中世以後戶部侍郎或判度支故以判戶部為判本司此二十四司之司也

上問故事戶部侍郎皆進羨餘

羨餘練翻

卿獨無進何也對

曰守土之官厚歛於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況戶

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給納有籍安得羨餘若自左

藏輸之內藏

歛力贈翻
歲徂浪翻

以為進奉是猶東庫移之西庫

臣不敢踵此弊也

自玄宗時王鉞歲進錢以供天子燕私至裴延齡而其弊極矣

上嘉

其直益重之乙巳上問宰相為政寬猛何先權德輿

對曰秦以慘刻而亡漢以寬大而興太宗觀明堂圖禁

扶人背

事見一百九十三卷
貞觀四年扶丑栗翻

是故安史以來屢有悖逆

之臣皆旋踵自亡

悖滿內翻
又滿沒翻

由祖宗仁政結於人心人

不能忘故也然則寬猛之先後可見矣上善其言夏

四月戊辰以兵部尚書裴垍為太子賓客李吉甫惡之

也

惡烏路翻

庚午以刑部侍郎鹽鐵轉運使盧坦為戶部

侍郎判度支或告泗州刺史薛謩為代北水運使有異

馬不以獻事下度支

謩知輦翻
下戶嫁翻

使巡官往驗未返上遲

之使品官劉泰昕按其事

唐內侍省有品官白身二千
九百三十二人昕許斤翻

盧坦曰陛下既使有司驗之又使品官繼往豈大臣不

足信於品官乎臣請先就黜免上召泰昕還

還音旋又如字

五月前行營糧料使于臯蕃董溪

行營謂前討恒州行營

坐贓數

千緡救貸其死臯謨流春州溪流封州行至潭州並追

遣中使賜死

春州漢合浦郡高涼縣地隋為高涼郡之陽春縣唐置春州京師東南六千四百四

十八里封州至京師水陸四千五百一十里潭州古長沙郡晉置湘州隋改潭州京師南二千四百四十五里

權德輿上言以為臯謨等罪當死陛下肆諸市朝

何晏曰已

刑而陳其尸曰肆朝直達朝

誰不懼法不當已赦而殺之溪晉之子

也

董晉相德宗後鎮宣武薨于鎮

庚子以金吾大將軍李惟簡為鳳

翔節度使

李惟簡惟岳之弟也

隴州地與吐蕃接舊常朝夕相伺

向相吏翻

更入攻抄

更工衛翻抄楚交翻

人不得息惟簡以為邊將當

謹守備蓄財穀以待寇不當覩小利起事盜恩

生事遂功竊取

官賞是為盜恩

禁不得妄入其地

禁妄入吐蕃界

益市耕牛鑄農器以

給農之不能自具者增墾田數十萬畝屬歲屢稔

屬之欲翻

屢良遇翻又如字

公私有餘販者流及他方

賜振武節度使

阿跌光進姓李氏 六月丁卯李吉甫奏自秦至隋十

有三代

吉甫所謂十三代以秦漢魏晉宋齊梁陳北魏北齊周隋為數也

設官之多無

如國家者天寶以後中原宿兵見在可計者八十餘萬

見賢
通翻

其餘為商賈僧道不服田畝者什有五六

賈音古

是

常以三分勞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待衣坐食之輩也今

內外官以稅錢給俸者不下萬員天下三百餘縣或以

一縣之地而為州一鄉之民而為縣者甚衆請敕有司

詳定廢置吏員可省者省之州縣可併者併之入仕之

塗可減者減之又國家舊章依品制俸官一品月俸錢

三十緡

永徽之制一品月俸八千開元二十四年令百官防閑庶僕俸食雜用以月給之摠稱月俸一

品為錢三萬一千

職田祿米不過千斛

唐初給一品職田六十頃祿七百石

艱難

以來增置使額厚給俸錢

自兵興後權臣增領諸使月給厚俸比開元制祿數倍

大歷中權臣月俸至九千緡州無大小刺史皆千緡

新志

云權臣月俸有至九十萬者刺史亦至十萬即此數也

常袞為相始立限約

事見二百

二十五卷代宗大歷十二年

李泌又量其閑劇隨事增加

事見一百三十三卷

德宗貞元四年量音良下同

時謂通濟理難減削然猶有名存職廢

或額去俸存閑劇之間厚薄頗異請敕有司詳考俸料

雜給量定以聞

按常袞為相增京官正員及諸道觀察使都團練使副使以下料錢李泌為相

又增百官及畿內官月俸復置手力資課歲給錢左右
衛上將軍以下又有六雜給一曰糧米二曰鹽三曰私
馬四曰手力五曰隨身六曰春冬服私馬則有芻豆手
力則有資錢隨身則有糧米鹽春冬服則有布絹絕絀
綿射生神策大將軍以下增以鞋州縣官有手
力雜給錢李吉甫請就如詳校而量定之也 於是命給

事中段平仲中書舍人韋貫之兵部侍郎許孟容戶部

侍郎李絳同詳定 秋九月富平人梁悅報父仇殺秦

杲自詣縣請罪救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

禮記曰父之讎不與

共戴 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大端有

此異同固資論辨宜令都省集議聞奏

都省尚書都省

職方員

外郎韓愈議以為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不許復讎

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

殺無以禁止其端矣故聖人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

文於律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

斷丁
亂翻

而經術之士得

引經而議也宜定其制曰凡復父讎者事發具申尚書

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

處昌
呂翻

則經律無失其指矣

敕梁悅杖一百流循州

循州古龍州縣地舊志至東都
四千八百里加東都至京師道

里從可
知也

甲寅吏部奏準敕併省內外官計八百八員

諸司流外一千七百六十九人

黔州大水壞城郭

黔音

禽又其康翻壞音怪

觀察使竇羣發溪洞蠻以治之

黔中觀察使領辰錦施叙

獎夷播思費南溪漆等州又有羈縻州五十大率皆溪洞蠻也治直之翻

督役太急於是辰

叙二州蠻反

叙州本巫州天授二年改沅州開元十三年以沅原聲相近復為巫州大歷五年更

名叙州

考異曰舊傳作辰錦二州今從實錄

羣討之不能定戊午貶羣開州

刺史

開州治開江縣因縣名州京師南一千四百六十里

冬十一月弓箭庫使

劉希光

唐內諸司使弓箭庫使在軍器庫使之下

受羽林大將軍孫璿錢二

萬緡為求方鎮

璿神六翻為干偽翻

事覺賜死事連左衛上將軍

知內侍省事吐突承瓘丙申以承瓘為淮南監軍上問

李絳朕出承瓘何如對曰外人不意陛下遽能如是上

曰此家奴耳卿以其驅使之久

承瓘事帝於東宮

故假以恩私

若有違犯朕去之輕如一毛耳

去毛呂翻

十六宅諸王既

不出閤

考異曰新李吉甫傳作十宅按舊紀自此至唐末皆云十六宅新傳誤也余按開元以來

皇子多居禁中詔附苑城為大宮分院而處號十五宅中人押之就夾城參天子起居其後增為十六宅舊史曰開元於安國寺東附苑城為大宅分院而居號十五宅十五謂慶忠祿鄂儀潁永榮延濟其後盛儀壽豐恒梁六王又就封入內宅此十六宅得名之始也其女嫁不以時選尚者皆由宦

官率以厚賂自達李吉甫上言自古尚主必擇其人獨
近世不然十二月壬申詔封恩王等六女為縣主委中
書門下宗正吏部選門地人才稱可者嫁之

稱尺證翻

已

丑以戶部侍郎李絳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考異曰舊傳曰吐突

承瓘恩寵莫二是歲將用絳為宰相前一日出瓘為淮
南監軍翌日降制以絳同平章事新傳曰絳所言無不
聽帝欲遂以為相而承瓘寵方盛忌其進陰有毀短帝
乃出瓘淮南監軍翌日拜絳同平章事今據實錄出承
瓘至絳入相五十四日舊傳云翌日誤也

李吉甫為相多修舊怨上頗知之

故擢絳為相吉甫善逢迎上意而絳鯁直數爭論於上

前

數所
角翻

上多直絳而從其言由是二人有隙 閏月辛

卯朔黔州奏辰淑賊帥張伯靖寇播州費州

淑音
叙

試

太子通事舍人李涉

唐太子通事舍人屬右春坊員八
人正七品下掌導官臣辭見承令

勞問此職事官也
若李涉則試官

知上於吐突承璀恩顧未衰乃投匭

上疏稱承璀有功希光無罪承璀久委心腹不宜遽弃

知匭使諫議大夫孔戣見其副章詰責不受涉乃行賂

詣光順門通之

戣梁龜翻武后垂拱四年置匭四枚共
為一室列於朝堂東方木位主春色青

配仁仁者以亭育為本以青匭置於東有能告養人及
勸農之事者投之銘曰延恩匭南方火位主夏色赤配

信信者風化之本以丹匭置於南有能正諫論時政得失者投之銘曰招諫匭西方金位主秋色白配義義者以斷決為本以素匭置於西有欲自陳抑屈者投之銘曰申寃匭北方水位主冬色玄配智智者謀慮之本以玄匭置於北能告以天文祕謀者投之銘曰通玄匭以諫議補拾充使於朝堂知匭事每日所有投書至暮並即進入其詣光順門進狀者閤門使收而進之宋朝改知匭使為理檢使宋白曰光順門外即昭慶門匭居消翻

戮聞之上疏極言涉姦險欺天請加顯戮戊申貶涉峽

州司倉

峽州古夷陵地蜀置宜都郡梁置宜州後魏改拓州取開拓之義周武帝以州扼三峽之口改

曰峽州舊志峽州京師東南一千八百一十八里

涉渤之兄

李渤時隱於少室山

戮巢父

之子也

孔巢父死於李懷光之難

辛亥惠昭太子寧薨

宇立為太子見上卷

四年
三月

是歲天下大稔米斗有直二錢者

七年春正月辛未以京兆尹元義方為廊坊觀察使初
義方媚事吐突承璀李吉甫欲自託於承璀擢義方為
京兆尹李絳惡義方為人故出之

惡烏路翻

義方入謝因言

李絳私其同年許李同除京兆少尹出臣廊坊專作威
福欺罔聰明上曰朕諳李絳不如是

諳烏含翻

明日將問之

義方惶愧而出明日上以詰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
對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

識情於何有

唐人謂同榜進士為同年至今猶然

且陛下不以臣愚備位

宰相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

之中猶將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弃才是乃使身非狗

公也上曰善朕知卿必不爾遂趣義方之官

起請日促

振

武河溢毀東受降城

東受降城瀕河河溢故毀城

三月丙戌上御

延英殿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為樂

樂音洛下同

李

絳曰漢文帝時兵革無刃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為厝火

積薪之下不可謂安

見十四卷漢文帝六年

今法令所不能制者

河南北五十餘州犬戎腥羶近接涇隴烽火屢驚

唐六典烽火

候所置大率三十里若有山岡隔絕須逐便安置得相望見不必要限三十里其逼邊境者築城而置之每烽置帥副各一人其放烽有一炬

兩炬三炬四炬隨賊多少為差

加之水旱時作倉廩空

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為樂哉

旰古按翻

上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為

悅媚如李絳真宰相也上嘗問宰相貞元中政事不理

何乃至此李吉甫對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而信

他人是使姦臣得乘間弄威福

問古

政事不理職此故

也上曰然此亦未必皆德宗之過朕幼在德宗左右見

事有得失當時宰相亦未有再三執奏者皆懷祿偷安

今日豈得專歸咎於德宗邪卿輩宜用此為戒事有非

是當力陳不已勿畏朕譴怒而遽止也李吉甫常言人

臣不當強諫

左傳宮之奇之為人也儒而不能強諫
陸德明音義曰彊其良翻又其兩翻

使

君悅臣安不亦美乎李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

失若陷君於惡豈得為忠上曰絳言是也吉甫至中書

卧不視事長吁而已李絳或久不諫上輒詰之曰豈朕

不能容受邪將無事可諫也李吉甫又嘗言於上曰賞

罰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廢陛下踐阼以來惠澤深矣而

威刑未振中外懈惰

懈古監
懈怠也

願加嚴以振之上顧李絳

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

而效秦始皇父子乎上曰然後旬餘于頔入對亦勸上

峻刑又數日上謂宰相曰于頔大是姦臣勸朕峻刑卿

知其意乎皆對曰不知也上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吉

甫失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

上以于頔峻刑之言為
姦故吉甫愧前之失言

夏四月丙辰以庫部郎中翰林學士崔羣為中書舍人

學士如故

庫部郎掌戎器鹵簿儀仗屬兵部

上嘉羣謹直

謹音

命學士

自今奏事必取崔羣連署然後進之羣曰翰林舉動皆

為故事必如是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為之長

長知則兩翻

下位直言無從而進矣固不奉詔章三上

上時

上乃從

之五月庚申上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

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為災事竟如何李絳對曰臣

按淮南浙西浙東奏狀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設法招

撫設為法制以招撫流亡之民

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

妄言有災邪此蓋御史欲為姦諛以悅上意耳願得其

主名按致其法上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為本聞有災當

亟救之豈可尚復疑之邪

復扶又翻

朕適者不思失言耳命

速蠲其租賦上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

治直吏翻

日盱

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體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禁

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且共談為理

之要殊不知倦也

為理猶言為治唐避高宗諱改治為理虞昌呂翻樂音洛

六月

癸巳司徒同平章事杜佑以太保致仕 秋七月乙亥

立遂王宥為太子更名恒

更工銜翻恒戶登翻考異曰舊澧王渾傳曰時吐突承

璿恩寵特異惠昭太子薨議立儲副承璿獨排羣議屬
澧王欲以威權自樹賴上明斷不惑承璿傳曰八年欲
召承璿還乃罷絳相位承璿還復為神策中尉惠昭太
子薨承璿建議請立澧王寬為太子憲宗不納立遂王
宥崔羣傳曰憲宗以澧王居長又多內助新傳亦曰惠
昭太子薨承璿請立澧王不從据實錄六年十一月承
璿監淮南軍閏十二月惠昭太子薨明年承璿乃召還
而新舊傳皆如此穆宗卒以此殺承璿蓋憲宗末年承
璿欲廢太子立澧王恒郭貴妃之子也諸姬子澧王寬
耳非惠昭初薨時也

長於恒

長知兩翻

上將立恒命崔羣為寬草讓表

為于偽翻

羣曰

凡推已之有以與人謂之讓

雷翻推吐

遂王嫡子也寬何讓

馬

史言崔羣力為憲宗言立子以嫡不以長之義

上乃止

八月戊戌魏博節

度使田季安薨初季安娶洺州刺史元誼女

元誼奔魏見二百三

十五卷德宗貞元十二年

生子懷諫為節度副使

新志節度副使在行軍司馬之下節

度副大使則在行軍司馬之上河北三鎮以為儲帥

牙內兵馬使田興庭玠之子

也

田庭玠見二百二十六卷德宗建中二年

有勇力頗讀書性恭遜季安淫

虐興數規諫

數所角翻

軍中賴之季安以為收衆心出為臨

清鎮將將欲殺之

將欲如字

興陽為風痺

痺必至翻冷濕病也

灸灼滿

身

灸居又翻灼艾也

乃得免季安病風殺戮無度軍政廢亂夫

人元氏召諸將立懷諫為副大使知軍務時年十一考

異曰論事集作十二今從實錄及舊傳

遷季安於別寢月餘而薨召田興

為步射都知兵馬使辛亥以左龍武大將軍薛平為鄭

滑節度使欲以控制魏博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

請興兵討之李絳以為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吉

甫盛陳不可不用兵之狀上曰朕意以為然絳曰臣竊

觀兩河藩鎮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隸諸將不使專在一

人恐其權任太重乘間而謀已故也

開古
范翻

諸將勢均力

敵莫能相制欲廣相連結則衆心不同其謀必泄欲獨起為變則兵少力微勢必不成加以購賞既重刑誅又

峻是以諸將互相顧忌莫敢先發跋扈者恃此以為長

策然臣竊思之若常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

以臨之則粗能自固矣

帥所類翻粗坐
五翻讀從去聲

今懷諫乳臭子

不能自聽斷

斷丁
亂翻

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厚薄不均

怨怒必起不相服從則鄰日分兵之策適足為今日禍

亂之階也田氏不為屠肆

謂舉家見屠骨肉分裂若屠家之屠羊豕然掛肉於桁以

為列肆

則悉為俘囚矣何煩天兵哉

天子之兵謂之天兵

彼自列將

起代主帥鄰道所惡莫甚於此

惡為路翻

彼不倚朝廷之援

以自存則立為鄰道所整粉矣

整與齏同殘西翻碎切齏蒜為之

故臣

以為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歸也但願陛下按兵

養威嚴敕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敕

須待也

使賊中知之

不過數月必有自效於軍中者矣至時惟在朝廷應之

敏速中其機會

中竹仲翻

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

聞之恐其麾下效之以取朝廷之賞必皆恐懼爭為恭

順矣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上曰善它日吉甫復

於延英盛陳用兵之利

復扶又翻下同

且言芻糧金帛皆已有

備上顧問絳

顧規視也

絳對曰兵不可輕動前年討恒州

恒戶

登四面發兵二十萬又發兩神策兵自京師赴之天下

騷動所費七百餘萬絳訖無成功為天下笑

謂吐突承瓘討王承

宗也今瘡痍未復人皆憚戰若又以救命驅之臣恐非直

無功或生他變况魏博不必用兵事勢明白願陛下勿

疑上奮身撫案曰朕不用兵決矣

撫拍也

考異曰新

吉甫傳魏博節度使

田季安疾甚吉甫請任薛平為義成節度使以重兵控邢洺因圖上河北險要所在帝張於浴堂門壁每議河北事必指吉甫曰朕日按圖信如卿料矣按憲宗竟用李絳之策不用兵而魏博平不如新傳所言今不取

絳曰陛下雖有是言恐退朝之後復有惑聖聽者上

正色厲聲曰朕志已決誰能惑之絳乃拜賀曰此社稷

之福也既而田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數

以愛憎移易諸將

數所角翻

衆皆憤怒朝命久不至

朝直

軍

中不安田興晨入府士卒數千人大譟環興而拜

環音宦

請為留後興驚仆於地衆不散久之興度不免

度徒洛翻

乃

謂衆曰汝肯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興曰勿犯副大使守
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殺蔣士

則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

代宗廣德元年田承嗣帥魏博四世四十九年而滅

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八